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之四

汝南周念祖[illegible]

吏部右侍郎蕭雲舉爲風波突起痛懼交深九懇

聖慈曲體苦情　特恩放歸事臣于本月初三日聞

言引罪泣血控陳仰荷日月大明下燭幽隱奉

聖旨蕭雲舉素有學行且職在佐察豈得輕于誣譏

這奏辨事情知道了着卽出供職吏部知道臣捫

心自省感泣涕零雖焚香扶掖叩頭謝

恩訖已于初七日八疏陳情未蒙批示臣前疏謂杜

口塞兌不復嘵嘵近接邸報疊有煩言其中崖畧

不容無說在御史喬允升則謂原任刑部主事秦聚奎之疏臣爲之倡而若以富貴功名餌也誠如是則必促膝深談陰盟密許然後可而臣于聚奎何如也當其差西粤恤刑時臣已註籍不見客矣未投一刺未識一面姓名不通何況杯酒然官朝官也臣朝臣也可以餌言乎如以餌則身叅察計自隳紀綱誘人以慕羶操戈而反向如斯行徑即犬豕不食其餘而猥加于斤斤守拙之夫誰能甘此若金明時劉國縉兩臣者其考選

命下之日臣曾彼此交拜一二次今已數年矣此後

絕不往返一切書札宴會俱無人以爲泰和係臣舊鄉而不知此底里臣多疏闊蓋拙性固然今吉安士夫見在可問也僞書不知出自誰手然衆所共睹孰不知之何獨于臣疑其漏泄蓋以訛傳訛日甚一日無端無影與臣何干至于臣與王圖極厚極善相愛相成交驩莫逆則有之矣如允升所云受氣則未也圖與臣爲兄弟行無使氣之理亦無是事臣何從受之即此二端餘不足辨在御史[illegible]養正則謂臣引誘後進煽惑時流所云舊輔崑湘宣城與金吾輩皆絕無關涉之人而金吾武弁

不同途面貌聲音不審何狀大槩交遊之寡至極矣今縉紳中識臣面者十不一二寡言笑簡于牘不喜應酬若以爲四布書札帶劍揮戈臣無此精神亦未具此腸胃惟疎慵淡泊以是爲病耳古之挾仙術者蜕人骨不能易人貌乃哆口而欲換人心術戛戛乎難哉嗟夫務實者先自治者祗自誆頊衆世務紛拏若駕海觀濤升木乘軒非崇徒步非賤臣顧駑下于公家無毫今病毋年七十餘日危一日未有痊期目如人入水火焦爛陷頂拯援之不暇奚問

身名哉许者偶卧齋中葸瞪目而視口噤噤不能
語家人急灌蘇合半晌乃甦頃之少定又霍亂吐
瀉達旦不承睫今形如鵠立髪班班變矣景况如
斯
皇上以爲可憐否臣侍
講席近三年歲時叨文綺白金之錫敬珍藏之若
陛下放臣歸將此而紉一裳治一湯一藥徼
至尊之靈爽出
尚方之惠既何論丹台萬一猶能起痾還壯延年益
母是生死而肉骨之臣幸滋甚聖人達孝其錫類

詎有涯哉且詞林故多彥儘可以備講帷充任使從來日講何但二人若臣者才不赴志病復嬰心進退無所憑依去留何足輕重失今不歸誠恐曉露易晞冬曦易下老親難待臣病難痊使人謂文學講臣居恒言忠言孝乃乞一省親之恩于 朝廷而不可得至不勝其悽惋也似非盛世事伏惟皇上思之間一行之臣百哀百叩伏望特允特憐臣昌任迫切懇望待 命之至

辛亥五月十八日

日講官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圖爲
微臣疊荷
恩晉感激思報無奈病勢日重力不從心辜負
洪慈九死莫贖仰懇
聖鑒早遂生還事臣子 國家不啻鴻毛何足爲輕
重何足爲有無乃臣冒 禁辭 朝自甘鼎鑊
皇上不以爲罪反加慰留旬日之間三奉
溫旨仰窺
聖意若不勝其遺簪敝履之惜者臣非木石寧不捧
華綸而增耀感 特恩而思報哉被

命以來廣延醫術備檢禁方冀沉疴之少蘇效驅馳之微願豈料病根已久病勢已深體骨尫羸氣血閉結榮衛俱損飲啖全虧晝夜如煎鍼砭莫效是微臣縱有犬馬報效之願而衰病所纏雖欲強自策勵而有所不能矣且臣辭 闕出城本以養病也寺觀閒寂之所既不便于移家市塵喧鬧之區復不便于調理惟有仰徼
天語早放臣歸解鎖開籠縻縶少有生路耳
皇上念臣憐臣而不體臣放臣俾縶鳥涸鱗得以全旦夕之微命也臣猥荷 恩遇豈敢違

旨固辭以甘 嚴誼弟生死關心不得不哀鳴于

君父之前一字一淚一淚一血伏覬

皇上哀矜典赦臣臨疏不任籲天泣禱懇切待

命之至

辛亥五月廿九日

南京兵科給事中高節爲羣邪煽禍匪輕 國勢孤立可虞懇乞

聖明急賜處分以息煩囂以消隱憂事臣聞有道之世公卿大夫濟濟于朝同心併力以勛勷王室故羣工諸于下而王勢日隆于上有和衷之美無淩軋之風不聞祇便身圖罔思大義相傾相戕無有寧宇如今日者寧不足爲 國社寒心哉臣賦性迂直素寡交游僻居江南長安消息無繇得聞所據者邸報而已矣復閱今日邸報論察事者幾滿公車臣處中而觀其間是是非非之分亦稍稍有

槩于中矣謹平心而語

皇上試垂聽焉葢天下惟公足以服人之心亦惟無所偏聽而成其無私之公自非然者未有能服人者也況計典何事也而可以私意參乎吏部尚書孫丕揚受

皇上特達之知起自田間仕宦五十年被　恩深厚況矢心服　主乃其素志豈不欲以公心行直道報答　姝遇光茲大典肯甘心倒置以滋人言哉惟是鄉曲情重遊詐智疏過信讒說殃及善類致二百年斥幽重典一旦輕如鴻毛此非丕揚之負

陛下乃王圖之誤丕揚耳丕揚以虛心聽王圖而圖遂乘其虛而入之其考察也祇憑單開不察脉路將金明時突爾恃叅王紹徽劉國縉一槩混處鄭繼芳使非力救有人幾爲飛矢所中一箭三鵰良非虛語此等舉動殊駭見聞故飛報一傳長安景象不知何以但見南中大小臣工相顧錯愕咸曰太宰佐院老成練達吏掌科河南道素稱停妥胡乃爾爾恐旦夕間必有抱不平而挺身上疏者果未幾而秦聚奎捨死報 國之疏出矣南中閧然稱快以爲此一疏也足以破羣邪之膽而自當事

者無意無必之心矣不意王圖一點毒心被人瞧
破咆哮更甚復從慂而加以阻撓之名以爲此可
箝奎之口因而箝衆口矣不知聚奎之拚命陳言
也責以出位言事中欠分曉則可謂之阻撓分明
恐嚇恐不足以屈聚奎之强項也猶之金明時之
黍論王圖也謂之懼其反噬共拚一敗則可謂之
要挾終屬牽合恐不足以定明時罪案也此兩人
巳不可愚矣況可愚天下乎況可箝衆口乎大率
今歲北察太宰不差而事差天下雖議其事亦未
嘗不諒其心太宰之爲太宰猶然完具無傷也獨

恨王圖之慄心抑何熱而毒手抑何很耶揆厥原是詞林故吾若是脚根站正富貴自然逼人何用心怵手亂功名本從姱脩而得但肯養靜處恬搴情自爾共推奚必呼朋引類柰何見不出此傾心結納三五新進識見未定之人號召時流星來月去攘臂騈肩爭爲幕賓故長安有先入關者爲王之謠礙手者芟艾必盡忿爭者株連不已甚且暗唆黨與震撼同籍臣故曰其操心甚熱而毒手甚狠也大抵今之爭辯者不過曰王淑抃史記事不該留王紹徽劉國縉金明時不該處不知不處余

明時何以保王淑抃不處王紹徽劉國縉何以脫
史記事而洩濰州之憤此數人者勢不兩立者也
丁元荐倚傍東林顛倒是非反不得與秦聚奎同
處假書果係何人傳遍與王氏父子贓私之有無
至今含糊並置不問此其故又不可解矣太宰因
考察而怒諸臣固所以重計典名相左而實相成
總之爲公非爲私也臣所言者皆諸臣之所巳言
況機局巳定處分巳明豈不知言之爲贅瘾乎但
會典有考察不公許科道官指實劾奏之例臣科臣
也敢默默巳乎且欲存南中一叚議論以見公道

之在人心不容終泯耳乃臣所不濟于王圖者又

不獨縱子害人希冀大物已也北直河道經歳未

雨濟兗臨德樹皮充饑人妖物怪無歳蔑有且近

日　怡神殿又有回祿之變非

上下焦勞時乎圖又明知

聖躬新愈不耐煩勞借名乞休再三激聒意欲何為

忍心害理莫此為甚有臣若此將焉用之臣謂王

圖不可留也伏望

皇上大奮乾斷將王圖　准其致仕王淑抃史記事

丁元荐從重議處老成之人不可不惜孫丕揚許

弘綱促之視事蕭雲舉聽其回籍以俟公論之定
然後起用朕　國體正而人心亦服衆志安而
國無孤立之患矣臣又有說焉三年前未聞有東林
之號柰何當治平之世而突有處士横議之名乎
散小羣以成大羣豈非　盛美休風耶司馬光歸
洛絕口不論時事又何必自創立門戶以叢言議
至于許弘綱苦心調停情有可原曹于汴湯兆京
任怨管察夫豈得已臣因是而又有慨于士風之
不古也下焉者志在功名富貴無論已太上亦不
過潔身潔名已耳以身殉　國之忠期與大小臣

工共勉之臣疏遠孤踪輕犯眾怒自知不免臣將
甘之矣

辛亥六月初三日

南京福建道御史王萬祚爲黜幽大典宜結誤國禍本宜除敢發姦正訛仰祈聖斷以一法紀以杜囂競事臣竊惟天下有一定之紀綱法度有不易之天理人心以天理人心爲紀綱法度舉措當而上下安矣姦邪患失念重借國家公典以快私圖又借憂亂美名以掩姦計老成被其顛惑政典被其淆亂此周詩所以有訛言之憂宋儒所爲著辯姦之論者也今者北察告竣邸報至南都輿論藉藉咸謂其大恢奇而少鎮靜置權衡而樹矛戟祗以疏未蒙 發不敢再奏無何

秦聚奎繼金明時處矣摘參七臣之疏下矣羣姦

熖張鄙夫恨熱爲王圖勸進以希首功者且再見

告矣臣譁於下

君疑於上孫丕揚不能自安而徑求去矣臣又見李

化龍蕭雲舉許弘綱俱杜門乞休羣臣離散皆以

一察典之故

皇上猶不動念乎兩京文武諸曹去留無別人心皇

皇竊恐一局未了他變叢生

天子無戲言伏懇 慨然 檢發以實

詔旨老成未去者可留大僚見鈌者速補則[譣諭詭]

訛之徒散而師師濟濟之象出矣然孫丕揚胡以欲去得非由王圖爲之禍胎乎成事既往孔子亦徒爲脅社輿嗟詖行淫辭孟子不憚爲懼亂肆辯臣請得頒圖誤丕揚之罪而并訂此敗局之訛可乎圖將有入相之望丕揚托以心膂政事人物就而咨焉豈獨以梓里情親夫亦謂相天下者其心必公其言必正與人必慎擇而其經世必且秉公循理耳不意圖乃闇而貪僻而憸者即如都下昭彰王淑抃汚穢已極猶罵人謗毁竭寶坻民膏爲借奉燕市酣如狂知而不問聚鄉曲脂韋滑稽伎

戕佞倢者爲謀主無賴新進相引爲曹蟻集蛾燭留騎入幕馳馳聲音顏色來讒諂面諛之人矣五載大察圖窋主謀議御史金明時疏論圖父子及其黨與明時嘗監臨淑抃者獨恨其不論於巡關之時而論於改教之後可遂謂明時不宜論乎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明時自爲明時疏自爲疏兩者原不相掩御史劾官言責也部院察吏官守也兩者又原無牽制明時即甚不肖乎其所論劾者

陛下不公不法之官也丕揚即甚賢乎其所察者亦

附記

陛下不公不法之官也籍令所論非王圖丕揚不首
錄其疏以備察典耶部院大臣處明時以考察或
貪酷或不謹諸例而以明時論劾之人付諸公議
不誅於室而誅於堂不斷於心而斷於法明時其
何嘵嘵之有乃徑舉其所疏者置之高閣而獨推
之察典之外坐以要挾之名單疏特 請以激
聖怒曰臣不敢處此人也嗟乎是何言歟我 朝法
紀森嚴 震驚
天威咫尺何地可以要挾何事得以要挾查要挾二

字實出徐縉芳抵辯疏中語意刺謬何遂信作定案即湯兆京代為註脚亦不過曰有處鄉曲之嫌言官之慮耳嗟乎內舉不避何鄉曲之足礙毋察則省臣幾員臺臣幾員何言官之足慮必其自視為可要挾之人然後疑人為要挾之事不揚自恃生平侃侃豈肯降志臆度至此而乃圖私人日夜搆謀欲致明時於必死之地又見丕揚剛腸疾惡果敢使氣故就計簸弄令其激憤 宸嚴耳其何大事而心神倉惶手足忙亂若此

祖宗成法二百四十年於茲為名吏部名都御史者

非一誰敢比舊例誰敢擅開端藉令此疏終閣不
下使　朝有不考察之官中外有部院不敢考察
御史之謂其何以處之不知王圖私客何以知此
疏之斷然必下而毅然爲不揚晝其奇策也　國
家崇重言路正欲導人使言豈得故意蒙誣坑陷
挫折是殺諫臣者不在
天子不在宰相而在吏部矣臺諫風聞論事豈問何
時冬月諮訪便爲言者爲避察倘有事關
社稷倉卒變亂大難將起御史欲待察典既畢然後
具疏耶何冢宰無鄉曲何鄉曲無小人謂儗冢宰

懐嫌不信則將來冢宰察事竟爲里閈庇小人之地耶御史官七品耳明時罪不謹耳四品以下獨遺一人煩

聖天子自起察吏責任謂何豈人臣職勞任怨之義倡立新法破亂舊章使後來有異事言官必且借例爲名朦朧隱蔽誰肯盡言又使將來權姦害人者或假此爲嘗試之術有貪官內納奧援者反就此爲躲閃之路黃髮大老悞爲此舉動不無稍遜古名臣圖害之也要挾不安改擬喧嘩嗟乎 輦轂之下貪吏橫行羣小煽亂彈之不動安若泰山

而獨於明時欲要挾則要挾欲誼譁則誼譁臣子稍有良心何忍使　廟堂號令爲刻木毫網之形深宮秘禁爲探囊合券之地是圖之私人不獨玩弄冢宰且敢於玩弄　朝廷罪可勝誅耶至於干犯科罪猶可駭異

太祖貽子孫以天下惟此　大明律爲　國所與立此而不足信誰復可信偏諱不坐罪票旨者寧獨不知乎盍臣於是而嘆張釋之之難遇也事下刑部刑部與天下共守者非律乎何難執奏而靦忍擬招讀其辭若以爲迫於　至尊不得不然者夫

人臣守法乃所以成　人主之尊逢君罪大豈得
恐爲恭敬之實無論過則歸君於臣子之眞心不
安試觀
皇上三十年以來何曾罪一言官何曾任意輕重一
事今昧心逆理之爲實出王圖幕賓合算巧安更
謂人不知而曰出自　上意豈不重誣
皇上枉虧至德即泰聚奎之上疏也聞者方嘆其能
冐萬壘泰關存一綫公論不知其何所德於被察
者而爲之反噬胥泰穆公悔過思有容而惡娟嫉
圖方欲爲西北正人豈不三思藉令爲圖者能虛

心認過引咎責躬竭誠以勸丕揚儀容聚奎既憾人心忿忿之氣猶或少平乃更遠摭其瑕類苦索其痕瘢加以阻撓朝上疏而夕羅官圖之辭亦甚矣聚奎勢力孰與秦人從何處阻撓夜氣清明豈煩忖度止緣王圖生來未有相度耳汲黯面折公孫弘而弘輒稱黯之忠唐介庭劾文彥博而彥博獨存唐介之賢大臣之體固宜如此也豈有徒逞虺蝎之性益奮虎狼之威以食人為嬉不顧天下之公議哉

皇上察與彼既竊以報怨而擠及善類盡驅生平所

忌之士

皇上詔令彼旣借以示威首虜仗義者冀盡箝天下

不平之願

皇上起冡塋於田間孰不謂五年之紏結亂繩待此察而解五年來之薰蕕玉石待此察而分何意倒翻世界轉成昏黑嗟乎豈不揚之初心哉偏聽成姦獨任成亂自古爲戒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卽謬疑國人爲疏鄉人爲親亦有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之聖訓在究心理學如不揚何以不能辯此其竟爲圖諉而牽匪深入爭之不

能得者豈非以假書之故乎然假書非難辯者其言欲去福清是明激福清也欲去冢宰是明激冢宰也其言欲去倉場糴州是明激倉場糴州也而必各有所先以秦攻秦斬斷秦脉首尾相聯休戚同體若不得不纓冠亟救者此其義昭然可繹若以理斷之四海九州各出其赤心以奉

皇上誰獨忌秦天下不能禁秦秦亦不能禁天下彼其脉連於何處而誰能爲之斷　天子而下宰相冢宰至尊也進退由於

皇上方握黜陟人之權誰復踰出其上而斷之者不

係人言實乃鬼語耳爲圖者見謂匿名投諸水火固足以示虜受譖潤不行之明不爲則有投此書者即有造此書者跟尋追求姦僞立得何乃其計未成闃然大鬧其計已就寂然無聲書於何生而竟於何滅耶圖之自疏曰臣聞此書患在剝膚頗切驚懼夫圖之爵位自在也豈麻直須時耳擠之者誰而遽爲驚懼耶一假書可驚懼王圖安望其他日負任天下之重耶冢宰雖無私秦人之必實以外轉王紹徽以浮躁輕處王元翰成就私秦人之局圖之黨方謂必如此然後强秦之形彰仰關

之路絕姦人高抗肆志而天下見附秦者留非秦者逐急功名之士爭逞衡事秦　重熙累洽之朝頗成七雄紛爭之狀何怪乎丁元荐輩寧爲上書李斯不爲蹈海之魯連也假書之功顧不稱大哉然冡宰亦非信假書也信假道學也今世所稱道學者非東林耶李三才去東林若喪嵬嵬以擁戴三才者緊戴王圖以東林邀附挑激影响之言轉激冡宰而四明謀再相欲亂天下之說與欲去福清冡宰之說適相符契冡宰好賢方以東林之言爲蓍蔡素惡沈一貫之詖　國方以逐一貫餘黨

爲上策不知一貫待死之人耳業已爲天下共棄吏部可列名乎相臣可推轂乎彼能飛天而至耶縱至愚人亦知遠避胡忍造作妖書裝成大局以風馬牛不相及之人命曰沈㴶排人秦坑便遭冤枉斷獄者亦必先訊正犯後及餘人未識顏面無關夢寐而已一網打盡矣望門搜捕而猶未已大禍難解寧不至空人之國耶附和者心無眞憂而效人愁嘆不知醜婦效顰乃以顰益醜耳主持者心無眞見而浪言調停不知稚子舞影正爲影所舞耳事實有無核之便見莫須有何以服天下豈

不與假書總之爲訛言耶臣初入仕時輙聞東林道學取重當世今據耳目見聞迥不相同何也人臣出處雖無二心朝野自有定分古者聚徒講學恐爲人知今旣處山林南征北轢東撞西激握考察之權而外自誇詡威制地方官此豈自好者所爲耶去冬今春尺牘遍於 金陵特部院矢公其說不行而不虞其道之大行於北也儀秦公孫衍邪耶正耶藉令果潛心於正學則何不出就一官盡一官之職亦足報效

朝廷不即枕石漱流歌詩詠諷著書立言亦足垂不

朽何所見而丘於不進不退之間希以虛聲眾大
位且甘爲如鬼如蜮之狀敢以訛言亂大猷動輒
指人爲鄉愿不知躬自爲邪慝矣即如丕揚一中
其毒根本既差節目俱亂於
祖制則乖於法律則悖於公道人心則不合眞所謂
詖淫邪遁生心而害政事者昔黎丘有奇鬼焉善
爲人子之狀黎丘老人惑於其似子者而反殺其
眞子臣竊謂丕揚眞大可哀也圖大可恨也伏望
陛下鑒圖之品行如是作用如是學不及安石子過
於王雱林甫杞檜合爲一人假令其一日柄國青

在嚴嵩張居正之後哉必且知有鄉曲不知有天
下姻婭旣多隣里洽比務多藏侈車馬肥私橐矣
必且耄耋元老玩弄掌中協恭之臣操戈反逐而
哲人云亡矣必且戮諫士尸善人興漢獄鐫宋碑
而借外兵靖內難者至矣必且擅出新意謂
祖宗不足法不肖有司苞苴盛行法令滋彰民窮盜
起而望夷之禍成矣如此臣者不斥何待
陛下不明正其罪而以胡忻等保貪陷良者
勅部院分別議處爲孫丕揚雪冤
聖恩不旣渥乎抑此一大快也　國是未明天下疑

懼貽害非小請乞以臣之疏

勅下南北九列虛心推勘要見義爲臣子敢私意張

南箕之舌誅挾

天子以令小臣挾重典以要 嚴旨比之御史發姦者孰是要挾當察典戒嚴之時故犯 明禁以厠名京堂結奴僕爲窩友用賄偷單換單以呈身御史乘暮夜入私門代人投案填案比之止犯偏諱者孰是干犯潛一丘一壑之中飛殺人媢人之劍能使孽耳塡塞倦目迷冥如察典原議留彼坐名以去 察典原議去彼坐名以留之比引諸人直

言之例捨死報國者孰是阻撓公非公是自不容
混孰邪孰正自不容逃毋令姦回倖進毋令正直
含冤
勑自今以後六曹諸司行事止謹循
祖制不得率意單疏摘叅考察論人止問其本等職
業修舉何如莫採虛聲有黨無黨刑獄問斷止依
大明律疑難即奏不許曲意阿承天下孰不服
神斷之布昭　皇威之整肅　肅皇帝大禮大獄此
其可繼美乎方今旱魃火災爲祟天鳴地震日赤
無光奇妖事現寥寥二三大臣極力撐持正以一

當百之時也更願諸臣各殫乃心維持將顚之憂
聯爲一心共救欲覆之舟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
身胡不相畏不畏於天而
皇上其亦亟亟改圖後嗟何及哉伏望
皇上留神省覽便爲舉行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辛亥六月初三日

南京山東道御史曾陳易爲邪關一言可破謹直

陳欵條以佐

聖斷以息聚訟事臣聞道路險隘之處有關焉厚築垣墻呼號黨類以慮患也權姦之結交以希寵而固位也亦猶是矣今之吏部侍郎王圖者非羣小一大關頭哉蓋體　國奉公之冢宰亦誤入其關而不自覺也何也憲臣金明時嘗京察戒嚴之日一本劾王圖諸穢狀一時佐計之臣言于冢宰謂明時有要挾逃計之情似矣而王圖之應劾與否則未有一人言之者夫使王圖而不當劾也明時

且負妄言之罪何必要挾使王圖而當劾也雖明時有所爲而爲善不猶愈于無所思而爲惡者乎然今觀王圖之俵憸心縱貪子庇匪人報私怨速大拜而忌同官也其非不當劾而劾也明甚明時論王圖揑造私書以激怒太宰太宰對同鄉科臣王紹徽言書誠有之而竟不言授書之人吁嗟被察諸臣之訪單太宰且封進

御前以示公而此書獨有難于一言以是知太宰老成鎮定所全者多亦以是知僞書出王圖之手也明甚故自論王圖而謂明時與察典宜處之人也

不可因處金明時而謂王圖非回邪應劾之人也尤不可令明時之不謹去且以偏　諱坐罪矣甚則秦聚奎之疏亦以代辯落職矣何明時劾王圖之疏竟爾不下而王圖復時徼　溫旨慰留也是王圖之借奧援以弄威福也明甚語曰百足之蟲雖死不仆未聞蟲足亦不一傷者今王圖一夫當關入幕順指之輩皆得保其首領則王圖之欺蔽太宰力護其私人也明甚去相沈一貫大負
國恩楚事妖書之毒終有時而發一貫神寃若夜寢食不忘誠然事勢至此計復何之書之史冊有遺

奠焉自非其父兄子弟方且聞名遠避之不暇誰肯冒不韙以吹死灰乃言者譏云餘黨線索暗刺明譏羅織必欲拉圖之同官以去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哉至于被察例推二三臣與論至今未平然當日部院已費商確于先而無奈王圖之中毒深也亦總付之公論而已

皇上聰明神聖洞知太宰公忠直介　慨然下察疏以勉留太宰亦公爾忘私翻然入部而視事君臣相得別是一塲都俞吁咈景象臣可安于無言第見長安紛紛聚訟不辯是非或持兩可調停之議

終非清明世界故據事直指而破邪關以一言如此伏乞

聖明採擇

勑下部院與衆裁決庶幾公憤少舒而 國是不至漸滅盡也

辛亥六月初三日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揚爲科部救人自相矛
盾乞
賜明察以定　大典事臣三月二日奉
命考察京僚先初一日會議去取即有傳到金明時
要挾考察之帖當已叅奏矣是衆人之所公見者
也越數日秦聚奎又有七臣之救臣已抄畢上
覽嘗
旨發落公論帖然不謂南科給事中高節又救三人
復有疏也其三人者即前聚奎所救七人中之三
人也中間意向又自寛臣而大有怨于王圖若將

謂臣偏于鄉曲而信圖者夫臣掌察典遏惡以報
國恩何人不訪何事不查而獨問圖哉見亦小
矣此不悅圖與臣者坐此以害兩臣而欲自起干
戈于蕭墻也果如節言圖何日面臣何事告臣臣
聽言而處者又的名何人則科道諸部臣聽言處
者又何人使也此其術亦甚巧矣臣既加意鄉曲
給事中王紹徽臣又何以不救也即議論有不同
者聚奎指爲七人而高節却指三人既是虧枉救
者同心何高節遺此四人而不救乎豈聚奎高節
都是君子而又擇而救之耶使臣亦如二臣之去

取則終年不成一考察矣紊亂　朝政莫甚于此
不敢不爲　朝廷正此紀綱以聽羣小之亂言即
論察政初舉方總會議金明時即傳要挾之名是
以臣畏要挾而不考乎聽要挾而怒惡乎諸臣共
見即日疏聞高節謂突爾特恭誰欺節乎劉國縉
之賍有言其萬者有言其千者其酷迹有言其打
死武弁者有言其枷死四齎盤者論其强奪之跡
有言其奪死翰林數千業者有言其受罪總兵萬
金謝者考以浮躁尚惜才力而高節尚爲稱寃乎
夫聚奎高節既自同心救人何聚奎救至七人而

高節救止三人耶豈所不救四人高節亦有不當

于心與而況臣會滿

朝之公論而折衷之宜乎不當于秦高二臣也向非

日月照臨　毅然主持何以定通　國之公議乎

總之臣老年混淆病狀昏暈故無以孚衆心而憎

衆口如此伏乞

皇上速察政源　俯順衆志即日放臣令得首丘縻

銓政澄清衆正濟蹌矣臣無任祈

天仰候之至

辛亥六月初五日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揚爲南號三至尊爵允
宜萬懇
天恩卽日放行事臣蒙
聖恩用臣于八十歲時此
祖宗朝未有之殊恩也臣血氣雖衰感 恩支持謂
有利于 社稷臣何愛于髮膚今年三月考察臣
衰老不當
聖托蓋嘗預詢博訪以盡此心矣不謂彻會議也功
司郎中公傳要挾之帖旣考完也刑部主事有七
人之救恭奉

明旨酌例處分臣尤以爲少年露才大都可惜旣有
南科高節有跡臣尚視爲救人當日又見南道王
萬祚有跡曾陳易有跡多少事端而皆巧責之臣
此臣誠不孚人動多忤衆故陪京風聞多不相諒
如此是尚有面目一日立于統均之位哉查得擅
離職者沈應文等　明罰有差然皆未遣人言臣
搆此多口抱愧而行罪更有大于三臣者伏乞
皇上奪爵令歸卽指便出城勿爲清議之玷以快造
言之心臣不勝仰感
天恩之至

辛亥六月初六日

刑科給事中彭惟城爲純臣義不諱過公論抑而
愈伸謹虚心評衡以定　國是事臣聞君子之過
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
仰之今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揚
三朝元老一腔忠貞孔子所謂君子哉若人其誰敢
有後言乃今歲考察京察冢宰秉持公正其赤心
也率由舊章其大體也然而考察先一日見出示
御史金明時不許過堂疑其將來要挾特請
皇上處分比至考察既竣杳無要挾蹤跡第以先年
參翰長王圖之疏以實其事而王紹徽等七八或

外推或降黜矣已而泰聚奎有捨死報　國之疏子規啼血東風不回明時三被　嚴旨七臣察外摘發聚奎接踵罷斥人心痛憤公論沸騰謂聚奎代辯何不代當權者之爲利而斷代被察者之爲害聚奎反嗞何不嗞被察者之爲易而顧嗞當權者之爲難乃更目之曰阻撓不爲遁詞之窮乎謂明時要挾何旣坐之于察後又漫坐之于察前謂明時諠譁何旣有言于察前又寂無言于察後乃更目之曰觸犯不爲法外之刑乎七臣察單職多未見迫後傳聞頗亦可駭有云遞于大臣而功司

……有云遜于功司而臺省無有者此其出至
……巧誰得而測之以冢宰赤心論生平忤權
……久今何處忤權之人乎以吏部大體論百倍並
……宜矣今何乃創另察之法乎昕歲遷斥屏翦
貴等堂堂正正壓服天下乃令廢之察宰如出兩
手過耶非過耶是豈眞冢宰之本意哉徵獨聚奎
等二臣也紹徵等七人也如呂邦耀金忠士文立
縉三臣之外轉也披其枝者傷其心大臣用意忠
厚不欲分過于人亦豈冢宰之本意哉王圖職初
意其負西北之望不望其有今日冢宰誠未接王

圖之言而王圖能巧中冡宰之聽以耳附耳因聲傳聲包藏邪謀口口公道遂使虐者忘其詐怛者忘其慘于是王圖乃得以報怨之心行于察典以劊子手加于賢良回視巳巳之役當年權姦僅庇一小人者顯行于鷹隼高墉之日而今之害及衆君子者密行乎復戒于恭之內何謂君子如松柏之孤生勁特無所因倚是也何謂小人如蘿蔦之弱不能立必附他木是也冡宰當局時偶爲人誤宜未之察今旣水落石出章章公論冡宰必恍然大悟矣職可以無言矣適見冡宰有科部救人自

相矛盾一疏以爲抄單奉
旨公論帖然而不知公論正轟未有人以實告冡宰
者也以爲南科臣高節之疏大有怨乎王圖不悅
圖與冡宰者坐此以害兩臣而不知兩臣臧否自
有本末節居諫垣何怨于圖且冡宰何如人而節
能害之以爲能害則冡宰固自不慨于察事矣又
以爲聚奎疏內所救七臣而節獨救三臣爲矛盾
也君子程量天下是非無兩立之理三人是則七
人可推矣何必執泥言者之辭耶謹按　大明會
典凡考察有誣枉者有不公者許科道官指實劾

奏又一條果有執法被誣奪職許大臣言官即時
[illegible]方可否具奏定奪今歲察典除建言
[illegible]外先後臺省諸臣遵依　會典劾奏
如朱一桂徐兆魁周永春鄭繼芳姚宗文等明目
張胆不一而足則滿　朝之公論不平業已情見
乎辭而冢宰止云不當于秦高二臣也將無有從
旁壅塞而一味激其忿怒者即臣草疏畢又見冢
宰南疏三至奪爵允宜之章則前曾賡易王萬祚
二疏甫寓目矣然先臣王貞王翺馬文升俱以八
十餘齡秉銓今冢宰名德相亞精神矍鑠正不在

一去以成其高而在改絃易轍以成其大若細察姦人驅除異巳之心至今未歇顛倒豪傑之計至今爲難而妙爲斡旋天下誰不悅之冢宰知識信職國士相遇職何忍其晚節爲人所誤故直臚列諸臣忠憤與冢宰洞破向來邪謀盡行湔洗也唐太宗時御史大夫杜淹謂諸司文案恐有稽失令御史就諸司檢察上以問封德彝德彝曰所司若有愆違御史自應糾劾若偏歷諸司指摘過失大爲煩碎太宗以問淹淹曰天下之務當務至公德彝之言真得大體職誠心服不敢飾非而宋儒張

九成曰杜淹此語實國家之福彼護短爭勝不問
道理當否此事所以不濟也試觀杜淹才品風猷
萬萬不如冢宰然尚能反己受過畧無凝滯豈以
冢宰廓然大公而改過不吝顧肯遜于杜淹耶職
願冢宰盡捐成心折衷與論靜觀爾時門戶角立
議論分馳孰非浮氣所使總于　國事何關如南
道御史張養正昨歲八月內有諸臣千言不足淮
撫一去有餘之疏乃今歲五月內又有丗局愈變
國紀將傾之疏前後反覆閃幻莫測見[illegible]淮則
破淮見人向秦則向秦至以死灰不燃[illegible]心明聯

之萬不相涉之崑宣傳之長安大爲笑柄闕在南部無不掩口此等小人之言大臣可輕聽否即所稱道學言人人殊亦豈可不擇聽哉職之鄉道學之宗也職雖闇淺聞教于大君子舊矣肯得以道學質之昔夫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悅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至論正名則直以孔子爲迂師弟之間畧無依阿孔子不罪而稱之曰升堂又稱之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于耳子路死爲之覆醢孔子絕畛域泯同異化誹謗歆然不自聖故成其爲至公也然則道

學門中何嘗專事需同規正道學何嘗得罪名教乃至以王三善陳儒又欲察外連坐吁亦酷矣恐亦非顧憲成之本意也先儒蔡清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　聖賢自擬昔宋人謐曰眞德秀眞小人魏了翁僞君子此史彌遠輩手撰流布以譏貶道學也然眞德秀之非眞小人固也乃今之眞小人者見人目之爲眞小人則曰眞德秀曾被此名矣眞德秀可援以自蓋乎魏了翁之非僞君子固也乃今之僞君子者見人目之爲僞君子則曰魏了翁曾當此號矣魏了翁可借

以自文平楊雄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羊質而虎皮見羊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職故謂雖道學家言不可不擇聽也職觀今日城中大勢否泰安危全係于冢宰之一身化同爲和息競爲恬全係于冢宰之一轉職是以披瀝孤忠入告

聖慈仰祈　王持國是　特賜温諭老臣如南北臺省諸疏不難翻然以山澤受之不復爲莠言拄惑仍照　會典吏部查訪可否之例虛心改正具奏

上贊　平明之治下收賢良之心萬方拭目在此

一舉冢宰始終爲

社稷臣皎然與日月爭光矣

辛亥六月初八日

河南道掌道事御史湯兆京為察典已結實疏未
杜謹發隱謀以廣南中聞見兼懇
敕廷議以定　國是事臣接邸報見南京給事中高
節御史曾陳易王萬祚各疏論察事而萬祚一疏
則俱金明時事也中間或多寬臣等而專責備太
宰孫丕揚然其所論事則臣與聞之事察事若不
當則臣豈應獨逃其罪三臣局外之人也其論人
或以大槩其論事或以風聞故妍媸易定雖黃易
分而臣等局內之人也責任在身評議在後實有
多方諮訪極力推敲而不敢漫隨人之口吻止避

已之嫌怨以一事槩人之生平以分門掩人之報
類矣三臣豈得而盡知也若乃王圖之當去則臣
等已言之不待三臣也王淑抃之不該留則非內
計事也金明時不參于外計巡關察吏之時而參
于內計戒嚴聽察之候明乎其有挾而逖科道諸
臣不指實劾奏于去年外察之後而劾奏于今歲
內察之時又爲明時所牢籠矣雖然三臣之論自
明也曰明時共擄一敗曰謂明時非察典宜處之
人不可曰明時自爲明時明時即甚不肖亦旣臚
列矣明知宜處又欲調停則必聽其要挾而後可

耳明知禍阱不聽其同門爲之調停其間致生意外之事則臣之愚耳戇耳前疏謂有畏察有畏擔臣若照顧一邊自當調停兩解是也許聞遣之後更有明時此徑已熟恨年來紀綱法度不如前耳狂瀾不過臣懼後次京察尤而效之者又不止一輩也代辨之例載在

令甲若必謂奏聚奎不宜處則須

題改前例方可毋戕乎老成人不可不惜二三大臣各殫乃心維顛救覆翻然入部堂另是一塲景象之語也肅知就中脈絡政有不然者太宰孫丕揚

不去則少宰蕭雲舉不得署纂雲舉不署纂則議
論不得息雲舉之事且未暇具論即祭疏已在
御前尚以未拆封再四迫考功抽換以營救一投税
監害閭里被訪之貲郎鄧士昌考功見有揭稱止
可辦千金事而巳等語茲事能爲何事不能爲況
日久論明其他邪穢更多鑿鑿難謂莫須有沈一
貫惧　國待斃誠不能飛身而至李廷機不徑不
竇獨不可靦顏而出耶南中所據者邸報耳此等
機括亦有以聞之者乎沈黨餘人一網打盡望門
一投捕尚猶未巳大禍難解天下疑懼萬詐之語一

何有戒心與流言抵激自宜爲浙纓冠而起葢臣
去年入都門時即聞浙宦有今歲考察處盡浙人
之語矣臣是以有局人于一地收人于一議之條
議也　國典至重輿論難掩豈有不論人本等職
業生平行實而徒採聲問黨之理乎可謂明時之
議處爲浙人之故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亦可以
深長思矣臣疏成將上復見刑科給事中彭惟成
一疏又將三人而推類以及七人謂此七人之單
吏部臺省有無參差部科不論以臣衙門論之七
人之單則或得于公送或得于另送或即此七人

之中面言某人應處某事是實七單見在各處其
言猶在職耳可以質也王圖已經出都門被參自
無復入之理即雲鼎之告亦屢矣伏乞
皇上速允二臣之去仍
勑九卿科道將七人之單從公評議中間事跡有主
名者一一勘實另
賜處分庶　國事可定羣嚚可息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辛亥六月初九日

浙江巡按監察御史張惟任揭爲清修耗友横被浮言聊述素行以證誣蔑事職於五月十一日接得邸報見禮部主事丁元荐疏中波及給事中今轉叅議王紹徽者有曰利周孔教六十金之餽主考之舟可夜泊乎其餽遺有無名稱其遇夜應否泊舟皆不可知而利所餽六十金則不可不辯職與紹徽三十年交矣同案同會而同筆硯知之頗真大都紹徽狷介人也賦性耿直宅心慈諒論是非不肯詭隨尤嚴取與與衆寡合其素所期許也有國士之風自爲春元時讀書省南牛頭寺職與

之借渠有親以事干其囑託言三十金為謝紹徽怫然面赤拒之甚堅懿親不憚而去筮仕鄒平諸循績不及睹茀聞其以錢糧羨餘作綿襖數百件以待民之凍者而給之卽胞弟宦弟虛往虛歸快怏怨望淡如也典試閩中比其反也身病僕歿而又值伯兄之變支離床褥間衣冠垢敝有相知憐之製衣一襲使者再往竟不受旣抵 都門政當大計之時職見其壁粘一帖不肖不敢循常交際諸公幸原故凡同年同鄉及游宦于秦者一切謝絕門可設羅長班觖望怒每形于色卽此數事可

鼎生平少長窮達未嘗變塞其受六十金與否似可不辯而昭也至云借先達以爲贄獻實玩而咋舌職不曉其從何來職惟知溫王兩世通家一齋與封君友善而又雅重渠見玉道義相勖無論必不爾爲即借交爲贄意欲何爲乎書齋廳所到也廳後有中廳三間封君與會試乃兄侄居之中廳後爲住宅耳中廳所有書籍十餘箱也所實玩珠壘琴棋時畫也此外則白觀音一尊香一爐數珠一串而已有何可駭見者而致令咋舌焉蓋紹徽飾行好修遂逕矩矱人方嘲其特迂特拘彼尤嫉

夫不絜不靜而一旦以利金坐之不亦誣乎職又聞元存亦賢者也必不無故而加人不美之名或者其風聽臆言于市而未暇察其素履耳職不得不為執友一暴白之謹揭

辛亥六月初九日

日講官吏部右侍郎王圖爲人言叢至臣罪萬端
乞
恩速斥以快讐口事臣屏居部外病苦求歸
聖恩如天未肯據放忽見南京科道高節王萬祚曾
陳易同日攻臣極意羅織天日在上良心在人總
聽公評不敢 賡辯惟是吏部尚書孫丕揚歷事
三朝海內仰其公正豈其睄于是非邪正之較而借
聽于臣今乃以陷臣逐臣之故使老臣亦受其悔
辱此則傾危之甚令人魂驚而不能一息寧者也
諸臣百計逐臣一一謝教但以臣連章求去爲臣

罪不知出何家法亦大奇矣總之臣病當去臣罪當去揣分亦當去

皇上只一放臣則讐者之心快而臣求去之心亦快

皇上何不亟允臣歸而使讐臣者與臣兩得其便也

千衮萬懇惟求一去伏惟

聖明憐察臣疏無任祈禱迫切待

命之至

辛亥六月初十日

江西道御史喬允升爲察典紛囂未已謹與諸臣
平心而論以祈
聖鑒事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願平氣以聽
之是以言官論事貴先大體君子責人當本人情
京察一事　明例森嚴未察禁攪亂方察禁遊飾
凡以重　國典而肅人心也縱有虧枉靜聽公論
祖宗二百餘年何嘗阻人後路亦何嘗乘
明旨未下遽起橫議有之自秦聚奎始使南臺皆然
臣設身處地言乎默乎默則失糾劾之職言則蹈
黨與之嫌二者宜何從焉況諸臣已謂其出位言

事中欠分曉矣則聚奎宜參也夫凡黨與人擁戴人者必其權勢嚇張手握禍福以故小人翕然逢之王圖巳被金明時參破卽臣等亦謂其疏躁人亦以孤雛腐鼠視之矣或着以其將來大拜之故不知枚卜之舉經幾番採訪幾番推敲合滿

朝之公論卽有人雌黃尚難得此謗何容易縱使得相尚爾擊排豈異人任媚之何爲況京察非媚人之事臣等非媚人之人王圖自是王圖察典自是察典杳不相干乃以擁戴箝制人口非其情矣然使瀟雲舉不臨事舉動周章縱有別贓犯科之事

臣亦何嘗深求然不意乘王圖敗局之日正蕭雲舉揚揚得志之時呼朋引類送爆偷寅金明時劉國縉旣倚雲舉爲神叢迫之救援雲舉引金劉爲牙爪屈膝臨事指天誓日備諸醜態太宰雖老成不言合司官與當該吏掩口共笑傳聞長安至命士昌被察令考功司至

御前取出更換此王宗賢所親對人言而辨本乃曰向來無士昌名及王考功辨揭云別事爲堂官受過乃案本底薄俱註明士昌何敢陡然移替雲舉乃曰一時忘了此何等事而云云忘乎即此二事其

歟

君說謊肆心昧已已如此其餘強辨飾非俱不足憑夫雲擧既外迫于金劉二人之控挾又屢屈于太宰之堅持忿恨不平倡言于外遂與其黨慫慂出秦聚奎之事語云百聞不如一見使南中諸臣見此舉動亦必唾其面而誅其心夫已黍之王圖尚謂擁戴方張之雲擧乃羣然黨救即桃李不言恐亦有解笑時矣今之論者動輒曰沈一貫已如死灰豈能飛身而至不知王安石不既斥乎而章惇蔡京何以再釀靖康之禍王之禎虎額鴟張于內

而匿身荒廟與潛伏　國門者盤據邊會于外藩雲舉又接其未斷之脉不過閣臣葉向高三請出廟乎倘臣言而驗又何以辭于餘黨之名乎今諸臣同心體　國者也不為　國家計深遠而止為一二人逞私交倘羣邪引進別立乾坤共危宗社其何以自解乎幸勿聽人挑也大抵沈黨豈盡皆浙人浙人豈無賢者正不該以一隅限人品以一事槩生平也百年身命有限天下萬世公論難泯邪正關頭要辨不當為一二人強坐主察之罪　國家紀綱當正不當以積微之元氣戕傷太盡願效

忠告與諸臣平心而論乞域外大觀勿與俗同也

臣中土孤跡不知黨與在察言察不知抳激知我

罪我惟其所命臣草疏畢又見科臣彭惟成有重

考七人之言

祖宗憲章決裂殆盡後來考察誰任此典與老成人亦

復有此言誠可慨惜伏願

皇上亟放王圖蕭雲舉之去庶得葛蔓早斷不然黨

錮之禍卽在目前臣不勝眞切待　命之至

辛亥六月初十日

署刑部事工部右侍郎劉元霖奏南京都察院書

覩邸報南臺王道長疏論察事內及金道長上疏

犯

御名事下刑部不一執奏其持議甚正不佞敢不虛

心受覩第當日所以不執奏之故中間委曲或有

未諒者此事兩奏

嚴旨下部院叅究擬罪不佞私甚難之御史院僚昌

敢專肎再會 協院訂議謂金道長慮如宛平又

羈願認罪以行因念執奏闕殺褫革反貽藂嘗不

如曲從以成去志議定書稿看擬并會酌具

題議罪不以偏諱坐而失鞫坐因事縱權於律文非有添減原疏見在可覈也事之顛末原只如此部院公議有何阿承雖然不佚則亦有不得辭其責者矣而失以　奏稟罪言官端不可開以華職復加罪跡徒知道長之意[illegible][illegible]未思原恭之嫌當避所令者小而所失者大若何承之一字萬不敢承初欲疏白已思事係[illegible]諱且語有不宜上聞者得無愼慮故敢于敬布之區區惟高明垂察

辛亥六月初十日

禮部主客司主事丁元薦爲 國是愈棼邪謀轉
熾敬陳是非之實以祈
聖斷事臣前月見浮議紛遝共撓察典義激公憤直
言亡諱而給事朱一桂周永春御史徐兆魁兢起
攻臣臣一切不辯蓋巧附者必不觸臺省之怒來
關弓之疑必不托將去之太宰彈射之詞臣臣旣
與史記事蹊徑各别不待智者而知即妄加附秦
之名臣不受也亡何南臺省高節王萬祚等與刑
科給事中彭惟成疏踵至矣一則詆臣顛倒是非
一則申秦聚奎之說爲被察諸臣翻局而未並議

刺講學以撼東林夫考察　朝廷大典也是非天
下公論也所係不在臣一身在世道臣請有以折
之而
陛下試垂聽焉一曰剖眞心方秦聚奎爲七人不平
其氣甚鋭嗣後救者煩興忽減而四而三至姚宗
文則王紹徽一人止矣此其黨自具公案也及紹
徽所藉不過曰我不附秦爾方其蟻聚梟張之日
四款得計之初座師家人陰挑陽擊恣意横行奸
謀敗而秦人不收伏狡黠反噬試思王實垣之不
發于外計而發于内計者何也王圖可假以爲援

因父而庇其子王圖可借以做贊因子而挈其父肺肝種種託出㑹諸臣能代為解乎二曰核名實諸臣之呶呶以私單然百單不若侍郎吳道南之號簿徐鑾之底冊刑部大理銀庫之卷案通　國之口碑可據也賓尹既以科場為壟斷又借職方為外府國縉逞其勢力更肆鯨吞四總兵之推十二將官之缺各得數萬金鑾去而飽槖可委曰不與事乎此猶曰貪爾國縉杖殺大使嚴體緣倩家百金受鄭姓私囑殺人生毋以滅口天理　國法澌滅盡矣應甲與國縉同調亦頓足于田元德之

獄其良心似應未死然吽喋無忌憚敢于汚蔑清
流又何忍也罪狀暴著百喙難掩彼論訛者徒足
張其醜于天下爾三日重大體　國家之有內外
計猶科貢之有鄉會舉一成不變者也中間豈能
盡慊人意論其大體而止此法也亦勢也庚戌會
試後人言洶洶極矣諸臣共聞共見何不再請會
試歟今有人焉根株科場情弊舉　朝必以此爲
刻爲生事何獨求多于已定之大計與改正之語
幾說夢矣況惟成卯　會典有郎便論辨之例
諭旨未下聚奎未處之先亟宜力爲剖白何觀望至

今歟諸臣爲同官同好聲勢相倚非勝心未化卽
門戶難劃彼此噂沓庶幾一逞私情洵厚矣曾爲
國家一顧大體與藩臬非遷謫之官歷階而上前
途未艾猶且疾首相譁彼起廢之臣身未離丘壑
何獨苛求不遺餘力焉四曰平物情夫公論無日
不在天下彼狂逞者始亦自以爲公也勢去事定
而後公論出乃知向者之非欲改圖無繇卒抱恨
千古何者毁譽利害奪之也諸臣試于局外平心
諦觀曰均太宰爾何以忽公淸忽老誖均私書爾
何以一爲有一爲無自請太僕者見謂老成白首

岩棲何以躁兢貪私狠譖攘爲言妬口餙躬厲俗何以傳餐甘心鷹犬者蹇謇自標清修夸節何以呼賊呼鬼靜夜虛中易地而思之未有不爽然若失者也五曰端學脉蓋兆魁之貶楊時喬詆吳與弼朱一桂高節等之譏東林彼未知學無足怪者彭惟成自以豫章道學之宗而詆湯劉王喬爲君子則世間何者爲小人沈一貫之駢儷楚宗也王三善附理官後借

高帝子孫快權門私憤卷在法司一一可按使其止爲利猶可言也不然直奸䲷矣惟成不爲

九廟發憤敢爲三善解嘲臣又奚服與之品顧憲成
哉大都銓司而不肯阿宰相此眞氣節講學而不
隳闇然媚世之鄉愿此眞學術憲成得罪坐此惟
成狀貌恂恂長者臣亦心敬之不意其臧否廖謬
曾亦就正于其鄉之賢者與抑别有衣鉢歟不然
不明邪正而辨眞偽世無此理臣所謂端學脉不
爲惟成惜爲豫章諸臣惜也臣秉性簡伉孤立寡
諧少年觸忤權貴四月閑曹旋罹計籍頃者服官
二十餘日狂態勃發矢百折不回之氣當四面受
敵之衝聞宥尹門人有揑私單搆臣于其黨者臣

即得罪歸我十五年逌軸初願慊矣多口不足爲

臣動藉名僞學不足爲臣辱區區寸心惟人懷交

亂之憂　國深空虛之歎令天下士大夫而皆以

建言講學輕去　國而不出山爲悞大亂之道也

陛下幸檢發諸臣之疏幷臣二疏發下閣部會同九

卿科道公勘持清議以肅官常按

祖制以申大典臣即高蹈東海以謝諸臣死有餘芬

矣又何必呶呶赩曲直于眉睫哉

辛亥六月十一日

學惠齋稿

江左王堯封著

南計遠近稱允緣崔考功於六載前業稔知也頃丁儀部一疏仍拾其葷剩涎其露尾龍頭尤為識者濬鄙疏本阿太宰孫而太平未必欣似刺中丞許而中丞未必慽盡與敝鄉側子及其警首指賀為死友均與故淮撫互相鉤結者王弘庭與周懷魯中丞奚涉却輒誣以典試冒禁交通溫總憲久乘塵寰何仍為近年藉以充贄比觀朱省鄭臺兩疏决出肺腸朱疏歷述彼所推為君子諸人恐尚未為定案丁儀部與敝郡一二富室比周矣欲為

其其撣劾力千言萬語總緣刺王考功而怯公議未逞恣計起沈司馬而憚太宰仍囁嚅其巳謝職似可與時議相忌顧竊附孔孟春秋好辨後塵每顧與同志仰贊其救東林提獎得失應聽海內公評矣

大學士葉向高揭帖昨蒙
皇上慰留尚書孫丕揚又文書房官逓日傳示
聖諭謂俯從臣擬寬宥言官仰見
聖德之大　聖度之宏即付文書房口奏臣與丕揚
皆感戴
聖恩不獨言官矣惟是考察一事紛紜未了彼此爭
競多爲蕭雲舉王圖二臣王圖既已出城志在決
去而蕭雲舉亦以毋病思歸情緒迫切皆日遣人
懇臣轉　聞祈求早放臣于王圖已屢爲之請而
聖意謂二臣皆係　講官屢　傳慰留臣敢不仰體

但度今日人情事勢二臣不去則議論必不得休
皇上終不得二臣之用徒爲　朝端開此訟場殊不
便也如
聖意不欲因人言而去　講臣則臣觀二臣同官素
稱莫逆前後意見原無相左今之來去固自爲毋
病身病之至情非因人言而後發者
皇上亦可以曲體矣頃來人心多疑議論易起即如
臣　請同官臣廷機之出其本意不過以時事艱
難欲其分憂共患以救目前而巳甚明甚確而談
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或以爲有深意甚至以爲

有人逼臣展轉揣摩言愈奇而愈失情實一至此也臣今爲二臣求去又不知作何擬議惟是二臣之責望于臣者至難臣不得不爲之委曲陳之事理亦當 乞其去以成其義或亦可假以寬俟論定而後再圖處二臣之私情既遂而 朝端之煩言亦可以稍寢伏望

聖慈裁斷臣不勝悚息之至

辛亥 月 日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推陞陝西寧夏糧儲副使喬應甲爲微臣親老病真不能赴任四懇
天恩俯容休致事臣入京將一年告病將一年告休告病至再至三各疏尚在
御前今吏部陞臣陝西寧夏糧儲副使既已諒臣之素心又未限臣之未路臣敢不勉于就道惟是臣親年老臣身多病稍涉煩勞即便耳鳴心悸足軟手麻而年未五十頭顱如許卻辭　朝領
勅不能成禮皆衆目共見臣何能欺況寧夏邊方軍情所繫去家鄉既數千里而遥計親年並七十歲

而上臣身多病既不能單騎而往迎養非時又何
忍絕裾而行坐是躊躇宦情益冷往常科道官外
轉每有領
勅領憑具疏以繳臣念寧夏道臣不宜久缺又念此
身久病萬無赴任之理故不敢不循例領
勅亦不敢誤邊事而遲于銷繳伏願
皇上察臣積病之軀奔走難效憫臣戀親之念頃刻
難違
特允休致以全子道并留臣餘生以延殘喘即自茲
而後獲侍一日之親闈臣與臣父母並永徼

聖主高厚生成之賜而銜結之報其何敢忘臣無任

悚息之至

辛亥六月十二日

湖廣巡按史記事爲人言曰與世道可憂仰乞
聖明勑斷以定　國是以正人心事昔仲尼爲天下
同流合汚者衆而慮失眞也曰衆惡之必察焉衆
好之必察焉他日告子貢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
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善與善契故好之日甚善與
惡異故惡之亦甚此論好善惡惡者先嘗稽好惡
之人而後可蓋千古不易之論也職巡歷荆州事
畢正卧病偶于邸報中見科臣朱一桂有特反大
亂將作一疏其中或指名或未指名大約舉
皇上所簡信之大老與寰宇所共與之名流而一網

收矣職復觀其意總爲顧天埈沈一貫輩翻案耳
夫好惡旣殊品類各别職或可以無言第一桂主
語全爲反職三十七年十一月大亂將作一疏而
中又有二三不情語職不得不一言以相折實非
願與一桂太分析也一桂云職前疏謂王元翰翻
案夫元翰小臣耳鄭繼芳論其貪職論其功曾何
足異惟繼芳纏職不了恨職不已職誠不解然皆
已往事也此與大亂將作疏有何干涉而牽强附
會若此一桂又云惟有京察可以張彌天之網于
是着着安排處處布置自號提督部院察其可作

腹心者使踞要津擇其可作爪牙者使偵四路不
然何以定長安湖廣之差恁催不下喪心哉是言
也夫曰自號對誰號之有誰聞之小人揑造之言
郝爾對
君一桂能自安否誰踞要津誰偵四路得非謂曹給
事不應吏科湯御史不應掌河南道乎夫二臣之
應掌與不應掌也　廟堂之上自有定論至于曹
給事在省與職前後不相蒙湯御史在吳與職平
生不相知奈何以　朝廷之公典舉而歸罪于職
其所誣不獨在職矣至職寓京五年家難頻仍急

思得差旋里因久不奉
旨于是議換差而無肯換圖　請假而不得假至去
年六月十二日一時共下十一差而職始得離都
門至云喬御史點破猶屬酌蒙恐喬御史終不能
昧此心也職猶記職在京時差久不下人云多是
一貫私人不欲職往楚職不敢應後一貫私人聞
之遂反言職不願往楚此言通國皆知何一桂之
不情也一桂又云職大亂將作一疏無故入沈思
孝以結太宰太宰與職同鄉何俟于結平日剛方
其誰敢結而前疏豈無故入思孝哉思孝當年首

糾江陵批鱗廷杖職甚重之慕之惟是職入都門
因假
旨無事錄萬曆以來章奏時一披閱中有思孝乙未
年事約三四十疏故得知思孝之詳至三十七年
七月內長安中傳言顧天埈陰謀于沈一貫等且
連合周孔教沈思孝諸人將大發難端職猶未信
也至八月終長安中又傳得劉承禧書乃托毘陵
名賢勸嘉禾勿聽天埈之謀者職猶未信也至十
一月南中果發難端而承禧之書已有左驗職是
以有大亂將作之疏其歷數二十年來奸權之黨

與者正謂一時之君子常不能勝一時之小人今合二十年之黨與以擠一時之君子勢何能勝此職以為大亂也職疏後南科臣金士衡言之殷然言之而天埈之陰謀始破則職言豈無故者哉昨見丁元薦疏云天埈求思孝而思孝不應激思孝而思孝亦不應果爾是天埈之謀已得其真而思孝之行未改其舊也職以風聞言事正願思孝無此共承　宗社之福豈願思孝有此執為職言之證哉如以無作有以有作無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乃近日小人之行徑職實不為也一難又云前旣

之附已者卽曰聖賢異已者卽曰仇讐至挑激播弄無所不至詭謊欺瞞殊爲可厭如職辨明明時疏見在

御前何曾有王紹徽一字而一桂云職忝王紹徽以秦攻秦卽此一言可例其他矣職去歲在京有人云曹給事曾爲友擠兄願共棄之職不從又有人云顧東林昨一書歸兄願共糾之職不從不從則仇又有指奸爲賢而求職好者又有指賢爲奸而求職忝者又有立會結黨而徼職必往者職皆不從不從則皆仇大都彼中之情形多如此安知有

朝廷之公議哉向非職自持之力其不爲羣邪壞
者幾希此其恨職之獨深而射職之獨叢也職想
一桂今日得無曰我衆彼寡則衆爲公不知此正
夫子所謂衆好衆惡之必察者也此之所惡彼之
所好此之所好彼之所惡誰爲善誰爲不善誰當
好誰當不好一桂其早辨之嗟嗟孝子慈孫雖百
世不能爲幽厲改一桂乃欲以實繫有徒爲一貫
天埈等翻案哉其如天下萬世之誅何總由年來
章奏不下故渠輩紛囂無已時耳伏乞
皇上將計察後諸臣各疏

勑下部院從公勘覆揭日月于中天震雷霆于旦夕

將見　國是自定人心自一培元氣而蕩妖氛豈

容一日緩哉若職以愚戇得罪于人猶望

皇上蚤賜罷斥職曷任悚仰之至

辛亥六月十四日

棄征之途日闢也廢棄自是廢棄考察自是考察強取而抑揚其間祇覺喘心昧理牽合無味耳人非大聖孰能無過道固有相反而相成者矣狄之滋毒不如藥石之生我也韓琦有宋名臣澂議不合爲呂誨等力攻至緻詰待罪而魏公之品望無損上殿之爭其事公虛舟之見其心公也太平大節素孚于天下一事何礙于生平諸臣效忠告以責大義原非傾危有何忤辱逆耳撰編

聖朝不諱而曷至神覓驚悸坐言官以不赦之條排弄至此亦太毒手矣職中土鄙人學識瞎淺誠不

敢與清流較量弟聞譚理窮經高潔恬淡是眞學問不聞背公死黨趨炎走險者之以媮修標也聞發姦指佞慷慨孤忠是眞氣節不聞操戈下石殺人媚人者之以勁節推也元祐自顧不知于數者何居而謬謂朱一桂高節等不知道學大言不慙豈遂久假不歸哉彼所借箝人口者不過曰挫抑道學或可招致同聲以爲援而不知諸臣之所爭者爲

朝廷辯是非也非爲道學辯門戶也他者不具論五載黜幽之典　禁例森嚴而紛紛爭牘快其私圖

則臣請得以南疏爲證張養正之疏曰東南之間公論大閧一二正人貽書于臣王萬祚之疏曰去冬今春尺牘遍于　金陵夫所謂貽書者尺牘者皆私書也在南如此在北可知以林居之臣暗竊
至尊之大權而人不敢以一語議其後則他日鋒刃在握將惟其所欲爲此正元若輩假借行私恐傾憲成未必盡知耳近光祿寺丞吳炯疏云憲成不峻門牆來者不拒如黃正賓等玉石混雜理或有之善哉乎斯言若元若者在　朝則害
朝廷在野則誤東林其眞僨石之尤者也昔楚專之

起也錢夢皐乃駁林秉漢塗面喪心被忠義可加之　旨今察事之紛紜也元薦一部臣瞪目大呼高標雄幟欲貪人則加之貪欲酷人則加之酷欲黨人則加之黨兩手握定是非之權一口抹殺南北之論　會典可以不用也憲省可以無設也朝端之上獨有若輩正人自後進退予奪一惟拱手而請教而大小臣工但當稱功頌德聽其頤使而後快于心與宋侍御韓縝希呂夷簡意欲以范仲淹爲朋黨黨勝之朝堂鄧綰迎合王安石條上時事稱言得伊周之佐好官在一時笑罵在千古獨擬

不遠回頭何及亦可以深長思矣呂大防以楊畏敢言密約助已竟超遷爲禮部侍郎及畏首叛大防而引用章惇呂惠卿李清臣等共成紹聖之禍夫大防固戇直無黨者也得無悔爲畏所賣與元祐兩疏爲贅髮髮有欲發之色此等行徑能欺三尺童子否君子小人日久論定埋輪請劍代豈乏人元祐特一建言直將凌駕一世之上遠者無問鄭振先不首叅朱賡李廷機乎彼時直聲震天下末路之差死戴一顧天婺大敗塗地而身名俱失不可爲殷鑒哉

廟堂方厭言官之浮議乃獨容部臣之邪說職不知法紀謂何矣至其鄉評切齒種種多狀職尚未敢執厭聞以傷雅道第虛心平氣與之論道理如此

伏望

皇上即從元荐言將前後諸臣疏　檢發九卿科道嚴行勘議公私邪正一言可決無徒使姦人咆哮而　國家橫被黨錮之禍至蕭雲舉王圖者則並去又何言哉職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刑科給事中彭惟城爲看詳章奏直糾兇邪懇乞
聖明乾斷　亟賜進斥事職觀自古君子在位其執
公論甚堅固而小人溷進其護私黨亦甚强然小人
自知天下之不容公論之不與故百計求勝力更
猛于君子如此不除將貽天下之大患也今觀禮
部主事丁元薦窺臣持議當堅一疏詞意隱伏事
端夾雜眞是市井無賴之尤而朋黨害正之最甚
者職不得不據疏糾之先是翰長王圖被臺臣金
明時論劾疑其爲同差科臣王紹徽所知而紹徽
實出湯賓尹之門因并疑賓尹也故于京察內處

此二人而劉國縉喬應甲皆以不附王圖處徐大
化以發王汲朴納賄處金明時秦聚奎又察外重
處株連波及如秋風之掃落葉
皇上培養幾許人材而權門一月卽數人也夫 本
朝擅權大姦無如嚴嵩然考其入爲禮部尚書在
嘉靖十五年丙申之冬至二十一年壬寅秋乃以
大學士入閣中間掌大宗伯前後六七年御史桑
僑謝瑜葉經喻時童漢臣伊敏生給事中胡汝霖
南給事中王爗先後彈劾不遺餘力然嵩未嘗假
京察報復一人也迨至王爗累劾始寓書南尚質

有邪臣致亂察典一疏今又有侍議宜堅一疏與職大亂將作之疏并觀之前唱後和若合符節故知有今日耳夫職去歲出京時喬允升出巡聯未及面也至丁元薦職平生不及聞夢想不能到二臣爲察典偶發一則身親其事一則目擊其變者也與職疏實不啻風馬牛不相及者五六千里之外何以曰唱曰和哉職前歲一疏亦就一時之羣謀而言耳惟羣謀不散故有今日此當符之天下後世者又寧止二臣之相合已哉夫一桂之所力援者金明時秦聚奎諸人其所力排者職與丁元

薦諸人故職不必言誰邪誰正以增嫉忌惟是數人者其素行之淸也濁也其識見之昏也明也其趣向之端也邪也其誰爲獨行也誰爲順使也誰爲 朝廷也誰爲朋比也孰爲扶正也孰爲黨邪也淸夜一思可得其微天理一發可分其局又何必苦苦與職等數人爲讐自墮于九淵而不知也職去歲見門戶分立竊用爲懼是以有二說並存之論不意職欲合而彼愈渙也古云臣下雷同非社稷之福故論事論人可否何妨于並陳是非何嫌于互見乃今一言不合則攻之一意不投則詈

上三書以諷冢宰以救淮撫與王圖無與也當是
時王圖之毒未發人皆以爲西北正人意成並不
曾一字及之何所干預而云出于無隙借以發難
總之江湖
廟廊各自有體陽羡函關各不同志而元荐强聯而
一之其故何也豈不以爲東林名雖美而實未顯
必借天下之尊勢盛黨亦苦于勢之崇而名之未
美也亦欲析附東林以樹招狹引取之標而元荐
旣借東林横行鄉里又藉東林起官禮曹其于東
林盖生死之恩無足怪矣自以爲東林欛柄在手

天下勢如破竹士大夫無不拱手環向不意壞于
一二敗羣遂入人糾纏中計畫無所復之故元替
出死力以敵天下公論而不顧其一敗塗地也以
王圖之破綻既于撥路無可望矣元替妄想猶冀
冢宰之眞誠尚未悉王圖之狼顧而冢宰之品望
或可保王圖之无全乘人危急之時易爲德而身
爲援溺之計功必倍是以走險出死力僥倖于萬
一耳嗚呼元替亦愚矣韓侂胄時薛叔儀辛棄疾
陳讜皆從起廢顯用困于乂斥附侂胄以爲營壘
損晚節而窺榮進爲天下笑元替昔年眛三生之

恩今日希枉尋之利尚何面目聲聲說道學乎維爰與梓必恭敬而副院許弘綱翰撰韓敬何以益肆譏詆況思孝益無一人攻矣何以欲作合于家宰而因察事應論乃揷入于崑宣非正人誠正人抑揚不定之語乎心中怔亂眼底糢糊若有物以憑焉滿口狂談渾不自覺其官非銓宰爵非臺司敢云七臣仍原擬聚奎從寬處分王三善陳儒皆不當免旁若無人狐假虎威試問元芳七臣不仍原擬當作何擬聚奎尚云寬處當作何處三善陳儒既不當免當作何定奪試問元芳若七臣若聚

奎若三善陳儒果得罪于
朝廷何事當果付于法曹何律
聖明在上文武官僚在下元荐何以置對也夫天柱
賴以尊地維賴以立惟是 朝有方正介特之臣
亭亭負忠悲之望百年樹立甚難一朝傾之甚易
有時而獲罪
君父猶可冀解網之期惟至于牴牾權姦遂永墮下
石之計此非盡權姦之爲害而諸獻佞揚聲者煽
禍天下不淺也職昔荐起廢諸賢顧憲成高攀龍
朱鳳翔錢養廉孫如法 盧洪春等徧海內六十餘

賢而獨不及元蒼蓋知其素行不端穢德彰聞乃
令總赴任二十餘日只淆亂　國是搒擊善良甘爲
王氏之貢符子一時僉謂職有知人之明而職實
不意其兇邪一至此也蓋職嘗謂天下之姦人有
二吮癰舐痔者其心軟其氣柔其人狼視狐媚蠅
營狗苟是小人之有婦態者也殺妻烹子首其心
狠其氣獰其人蜂目豺聲鴟張虎噬是小人之有
賊心者也兩者均足壞天下而分途異性尚不能
相兼今元蒼勝肩于東林泰中强笑于沈思孝而
又明言藎粉此輩爲東林泰中驅除異已始參座

師終排同鄉畧無缘容是吮癰舐痔與殺妻烹子
合而爲一人也豈不殆哉恭照禮部主事丁元荐
鑽穴機熟食人膽髓既鳴吠于權門猶假託乎學
脉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以蘇張口而文姦言以逢
蒙殺后羿之殘操戈于王錫爵以賺相從許行之
術棄學于顧憲成心降口堯面帶十重之鐵甲夜
行晝伏足躡萬丈之銀阬單打雙槌之叚然偏行
幇附金屋銀瓶之淑扑硬爲護持赴炎飛蛾不思
炎炎之易滅聚羶遊蟻寧　知嫚嫚之可羞伏乞
聖明特賜迸斥如嘉穀之去稂莠使僞學不雜于宮

牆若祥鸞之遠鴟鶵俾孔壬勿容乎

廟廊則冠帶加祉而

社稷蒙安職不勝憤激俟

命之至

辛亥六月十六日

戶科給事中徐紹吉爲言路漸輕世道可慮懇乞
聖明宏翕受之懷作忠讜之氣以鎮僉邪以維泰運
事避者吏部尚書孫丕揚又因臺省論列疏辯乞
休奉
聖旨察事已竣何得輕肆浮議念係言官姑不究卿
忠正無私朕自洞悉不必以此介意還卽出任事
以付眷倚勿得再辭吏部知道欽此夫以 溫綸
沛發薄責言官慰留耆舊在冢宰之沐 恩圖報
宜何如者越一日見輔臣葉向高揭帖乃知此中
曾動 宸嚴因票擬挽回始及寬政

聖德如天從善若轂大小臣工悚感無已臣待罪掖
垣宜競競仰休昌當漬踊然一念激衷敢再有所
陳竊以今年察典公論弗勝言官不避指摘所以
申 國是也冢宰夙負時望 召起出間
皇上眷留再四所以存 國體也就事論事 會典
載有科道豸糾之條瑕不掩瑜臺省率多老成可
惜之語在言者始不為溺職即留者總出于
隆恩兩端並存不宜軒輊況年來言官論事牘滿公
車率恢恢
聖度一槩優涵寬謗無却顧之私 朝端成不諱之

美雖以　宮府睽髙已深而
宗社安瀾卻故賴有此耳察典而後辯析犂然
聖心虛明自無遺照豈尚兩岐于是非之介未合釆
乎南北之公反欲譴怒于言官耶冢宰亦昔日之
言官也曾以忤觸貴歷觔
聖朝培養至有今日察典之譏始于假書為祟終于
要挾激成以衆君子維之而不足以一二憸壬亂
之而有餘冢宰剛腸偏聽舉　朝士大夫猶能亮
之然亦卒不為之諱過寃相成于相拂亦恃其一
片貞誠定能內訟不遠之復旦夕改絃故眷留冢

宰可也黑白不分槩留詭隨之輩則不可愛惜老成可也親愛而俯不存言官之議則不可葢一則以全大臣之晚節一則以昭公道之攸歸臣雖駑鈍不敢以未遂事無一諫也夫以君臣之間森嚴堂陛分義所激下必甘心于不測精誠未動上多詰責于逆耳即誘之使言猶虞徘徊顧望而不肯盡況可折之使就結約乎此番議論不有調劑其間幾致

聖心無我之懷不垂明察有[illegible]使抗直之士永伸葵向之忠將籲[illegible][illegible]之乜[illegible]張之口從此人

多繞指相牽戲謔奔走依阿奚所不至矣天下事
可不爲長慮耶故禮部主事丁元荐者大逞兇鋒
橫恣偽辯初出憲臣持議當堅一疏敢于犯天下
之公是而不顧于時諸臣平心駁之亦意其柎膺
結舌少斂毒螫矣頃復一疏力詆臺省諸臣摭拾
誣枉必欲伸其妬口棄經科臣張鳳彩糾參臣又
何必屑深折但以 國家建立言官封駁糾彈自
其職掌縱有彼此持議異同似乎上殿之爭要以
公忠事 主非爲私圖即
祖宗令甲許諸色人等直言無隱豈爲元荐輩標榜

私交逢迎與王曉曉瀆忿于　朝端之上作訟師
者䇿也元薦自號清流儕耦欲張師說却見長安
士紳無不唾棄之者宵小之怙終不悛必欲顛倒
是非乃爾語云唐鼠易腸可謂知悔謝豹覆面可
謂知愧若元薦者似不知人間有愧悔事矣惟是
周永春忝處之疏未　俞故咆哮反噬之態益驕
窺𨶹今日方出後疏臣所謂言路之輕此其漸也
然臣尤有望焉自乙未以來言路阻抑正士摧殘
丁未而後此途漸開意毋激發始驅滌貪佞扶植
忠良即山林廢棄一旦有起色言路之于世道利

賴夫豈淺尠未及兩年屆指勁挺介特之臣今冉
冉幾盡矣嗟乎 國家何不得畢收直言之益郎
臺省何不得畢展直言之願也今鈌人廢事已至
捉襟露肘之極而考選候
命諸臣擲易邁之韶光耗方新之銳氣株守杜門支
日爲歲計其鱗集 輦轂之下當必曉暢
朝政善敗之原洞矚人品淑慝之辯引領 宣綸以
攄忠讜頃見
聖意所响或慮熱中妄有揣摩循牆仰屋言路通塞
之關邪正消長之會胥切繫于此矣伏望

皇上任人納言並行不悖將丁元薦亟爲議處以示
挫亂　國是無忌憚者之戒更蘄　速下考選宏
收忠藎共濟時艱是在
皇上一舉筆間耳行見　聖德益光　聖度益廣正
直日進憸邪日消世道由此　清明人心由此歸
一乂安長治之業直億萬斯年矣臣感憤一時言
路之輕亟冀言官登進之效乃不憚　斧鑕披其
懇款如此伏惟
皇上垂察臣無任悚息之至

刑科給事中彭惟城爲再叅無狀曹郎附權誤

國事臣于本年四月内見主事丁元荐疏詞狂亂維時臣即草彈文矣臣素性無一不與人言友人洩言于外若懇止臣臣亦以投鼠忌器且姑已之詎意元荐譸張無禮恨臣非疏譏臣觀望臣之非觀望天下誰不知元荐之兇邪天下亦誰不知今元荐自知公論不容後來之言不已于是以觀望二字箝一切之口元荐伎倆日造千般即雖更撰字面天下之口可得而箝乎臣請仍錄原疏上　呈

而元荐當自知罪矣乃元荐非疏紕繆又有不容

于不糾正者據元蓒首疏云浮議紛遝臣不知是
何人浮議也臺省豈浮議之官察典豈浮議之事
會典許科道劾奏者豈浮議之書元蓒不自反其浮
議敢妄加人乎據云南臺省高節王萬祚等與臣
惟城則詆元蓒顛倒是非一則申秦聚奎之說爲
被察諸臣翻局而末以譏切講學爲撼東林臣按
元蓒顛倒是非極矣臣豈畏翻局之名者豈避申
秦聚奎之說者天下事非一家私事時 局既
差當翻則翻何必昧心扶同臣疏比聚奎疏外備
列遷斥臺省部署王紹徽等一十二人直以改正

望冢宰冢宰虛公未以臣言為過從此勘破邪謀
翻改假祭害正之局則冢宰之廓然順應愈見于
天下而
朝廷祭典之重後之人有所畏而不敢為非臣諫官
也義當爭是非于
殿陛之上獨不可出改正二字以佐祭典之不議元
荐以改正二字為說夢豈欲盲天下于長夜不旦
之域而後快耶元荐何專務顛倒一至于此據云
所係不在一身在世道近歲郎中王事曾建言者
如劉元珍龐時雍秦聚奎等若而人博士中書都

察院照磨曾建言者如康元積吳宷郭良翰等若
而人封章流傳謇諤表著何獨一元荐沾沾以忝
座師爲名誇口不休又撼東林之說每每放狂口
吻夫東林何撼之有林居清閒讀書談道征書將
自至誰與之爭講席誰與之徹臯比元荐輩自惹
事端耳天下人憾之欲何爲也據云庚戌會試人
言洶洶何不再請會試不知洪武丁丑科以全場
之弊曾
廷試矣倘會試果如丁丑故事誰人
不可
元荐疏忝韓敬然韓敬忝稿元荐撰
序兩篇極其私言其一則比之文懿文潔取大物

猶擬之則韓敬未第時元薦固以會元期之矣其一則自喜其取大物之言倖酬則韓敬既第時元薦又方以會元信之矣夫既先後以會元許人信人及其為人出力攻其座主則又盡反前言以為借一魏科掩他醜元薦反覆機變不可方物如此況敢欲盡一榜士而波及之耶據云藩臬非選謫之官何不見王圖薦谷偶一為之而王圖所惡之人便當為耶元薦何辭以解于天下也據云起廢之臣何獨苛求不知臣等累歲之所薦吏部累歲之所起費盡苦心誰為苛求者如王三善陳儒尺

牘相駁乃憲成益友當代格言非苟求也三善自
理官擢吏部天下並不聞以齊楚獄相罪也卽至
吏部日久亦不聞快權門相排也時以前書規正
顧憲成遂來東林刻骨之恨而柰何復望臣為
九廟發憤此何言乎臣將為東林發憤乎藉令王三
善肯依附東林以是為非則雖如元荐所誣借
高皇帝子孫快權門元荐必不相傾也藉令陳儒肯
依附東林以是為非則雖如元荐所誣貪賊縱至
累萬而元荐亦必不忍自撤其藩籬也惟是二臣
不欲巧言亂德辯言亂政形之筆扎元荐日夜憂

愁恐門戶塌倒無以自庇遂欲察外捏情併處劉
亏報怨可乎不可乎據云徐兆魁朱一桂高節等
彼未知學彭惟城自以豫章道學之宗而認湯劉
王喬爲君子則世間何者爲小人臣亦不知湯劉
王喬果爲何如人但王圖炙手可熱之時而能矯
首自立不肯扳援臣斷謂其眞君子也徐宗高諸
臣臣亦不知其果知學與否但據其生平皎潔介
石自持不諂不瀆知微知彰臣斷謂其眞知學也
據云臣惟城不明邪正而辯眞僞且不獨爲臣惜
而爲豫章諸臣惜臣亦不知何謂邪正但臣前疏

所云松柏之孤生勁特無所因倚是卽謂正所云蘿蔦之弱不能立必附他木是卽謂邪此千古邪正眞僞之辯必不能易臣之言也臣鄉諸臣誰有與元春共肺肝者乎臣鄉諸臣之學講良知良能而東林近日之學講考選考察講良知良能者反巳潛修而講考選考察者到處興鬧此可同途而論也豫章亦仕國也異時諸臣有晉用者元春左足又將窺豫章而應矣異哉元春乃云自甘僞學則亦何憚而不爲哉．昨南臺省高節等三疏及臣一疏皆循職進言義無規避而元春宜言于外謂

將有

旨重處三臣并臣惟恐不知元荐何從窺伺眞益世
之神姦矣適見右給事中張鳳彩叅劾元荐謂其
兩疏爲贊駸駸有欲炎之色眞令小人愧悔無地
臣今不屑更與元荐費齒牙但舉生平自矢之言
以告元荐也曰超捷徑者可以爲卿爲相臣不爲
也臣寧爲農夫而已矣業傍門者可以爲仙爲佛
臣不爲也臣寧爲凡夫而已矣臣志決矣若夫
速允蕭雲舉王圖之去以消傾軋之端處分元荐以
儆無恥附權之習自有

聖明之大法　廟堂之公論𦒿臣復何言臣不勝激

切待

命之至

辛亥六月十七日

兵科給事中朱一桂爲邪臣阿附甚明垢差難洗
乞 賜顯斥以清仕路事先是臣等疏發
憤有言遂激于丁元薦之疏而起乃其大旨總在
闡明時局于元薦不過點綴數語稍析其附泰之
姦固未屑即其疏一一詳駁之也頃元薦又有
國是愈棼邪謀轉熾一疏謂臣與周永春御史徐兆
魁起攻彼夫元薦豈不當攻者哉臣尚惜攻之未
甚耳請再就其言而折之元薦欲卸巧附之名謂
其疏與史記事躡蹤各別其心亦知記事之非急
欲自異矣不知記事等之倉倉皇皇正在謀逐王

紹徵等而苦不厭人心今元荐獨于數人極力醜詆汚衊之詞不一而足若曰不如是不足以扶同處者之非枉而代主察者解嘲如此蹊徑可謂與記事別乎記事等之眈眈逐逐正在擁戴王圖而苦不協時望今元荐疏中乃有因父而庇其子因子而擊其父等語若曰王圖本無過特爲淑抃受過以爲此解或可不礙其揆路阿護保舉之意躍然言外如此蹊徑可謂與記事別乎記事等乘京察之舉爲一網之計正在借 大典以箝人口而彼亦曰一成不可變 會典具奏定奪之文果是

不變之倒乎至其前疏且謂其功甚大其心術若
敢犯通　國之論而不恤不過遂大宰之意而嘗
王闓之謀肺肝如見猶曰妄加附秦之名職不受
也夫既以身在溷厠之中矣縱掬盡長江之水庸
得洗乎而誑言何爲者總之窺炎炎之世情效當
先之死力信冥冥之聱說施下石之險謀欲已昧
眞心而反言剖眞心彼已亂名實而反言核名實
彼已傷大體而反言持大體彼已乖物情而反言
平物情一任如簧之口難逃局外之觀不煩逐欵
細折應先姦膽自鸇矣若以端學脉一語標榜自

高謂臣等之議東林爲未知學夫憲成主盟東林聚徒講學臣等何常訾其非卽其起光祿傲朝
命不赴而旋推僉院臣等亦何常阻其出獨其黨護淮撫兩書之貽倒翻公論臣等間有駁議然亦事過則已誰執成心元春乃爲借顧憲成之書爲發難臣以爲發難自元春不自他人也向來長安喧傳謂東林不止淮撫二書也如前歲之外計去歲之考選今歲之京察無事不叅預無時不涵于尺牘紛馳居閒塘入山林而制
廟堂之權此豈 淸時事臣等正恨知而未及言而

今元荐一盤托出矣臣等之不能無言正元荐激之也且臣等亦就事論事何關道學如以道學而論元荐又不足齒矣顧憲成立身行已自有本末其雅負時名也原不以道學重即東林中之以道學稱者有眞有僞其人亦可指而數也至依傍道學以蓋其武斷之行者則無如丁元荐為最元荐謂臣等為不知學臣雖不知學不為不知元荐臣盜之貲可匿則不難以身登蔽之甘為窩主而不辭丁那相非託命之人與臣知其結盜分贓之行不知其學富監之貸不應則不難因事構陷之成

其子而不恤金文樓非被害之家乎臣知其殺人報怨之行不知其學黃金窠可得丁應曆可鴆毒手陰謀施而千金之松竹築不謝故主矣臣知其圖産害命之行不知其學秩筆票可假丁敬載可恫喝乎虛契寫而五十畝之負郭田竟爲已物矣臣知其設詐取財之行不知其學睚眦臧懋循之細忿則唆蔣彬告清祖墓地至累累傍塚發掘無遺者誰作之俑乎臣知其傷教背義之行不知其學垂涎郎文煥之吉壤則唆賣主逼贖故棄而暴其棺至講學座中慟哭而起者誰爲之孽乎臣知

其忍心遊理之行不知其學夫以元薦之人品如此而黨身東林不重爲東林辱乎以東林方負盛名以號召天下而令元薦廁名其間不又羞天下士乎即此兩疏其猖狂恣睢之狀檮杌不啻何物魍魎輙以清流自許以邪黨加人哉元薦謂賔尹之門人揑搆其私單單何必自今搆臣于前歲外計之時遇一湖州人問之曰以陳太守之賢而人多議其刻何也其人答曰陳太守摯斷豪强德意非不善但以澤慶誤收元薦而元薦因以狐假恐嚇鄉人富家巨室挾詐殆遍如所謂黃金窠之類

不可枚舉鄉人怨之恨不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
陳太守去慮其爲怨家所告百計鑽謀起官以京
察降調竟不赴部而躐躋禮曹抑何捷也比始入
京先以察東道南道御史張養正橫詆沈孚先使
去垂涎吏部于是倒身王圖借力引援而挺然以
一疏爲贄矣彼但服官二十餘日狂志勃發臣謂
元梓幸而到任在考察之後使其先時入長安得
參入幕之謀不知其攪亂察典又當如何耳故其
欲附王圖不攻湯賓尹不見爲眞附欲攻湯賓尹
不舍所親愛之韓敬不見爲力攻以故同梓之情

不顧世講之誼不顧姻婭之戚不顧聞其先一日
與韓敬會飲于相知之宅與韓温款交歡達旦比
其疏上餘醞猶在人心之險一至于此彼自誇少
年觸忤權貴與先叅王錫爵以攖世資是爲背師
又賣韓敬以窺要路是爲負友不祥之人莫大焉
臣見其在鄉不容逃而之　朝今在　朝不容將
復返其鄉歸見江東父老若知叅韓敬之故必然
共唾其面臣不知其大庭廣衆何以爲容清夜平
旦何以爲心可借道學名色遮掩其面目而已哉
臣亦不屑呶呶與元荐競曲直但慮其顛倒錯脊

濁亂

朝政若不早行辟杜世道人心復何底止伏乞

乾斷將元恭　亟行罷斥以爲邪臣阿附之戒并爲

道學雪恥則　國是淸而橫議亦息矣臣無任感

憤激切之至

辛亥六月十九日

工科給事中歸子顧爲流言貽禍已極邪說傳倡可憂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以杜禍本以安　國家事臣竊惟妖孽之生也其初根芽尚微剔致蔓延惑亂而不可解迨本末漸著而禍萌未息及今不復亟爲隄防之杜絕之坐令枝蔓橫生而姦人得借此混淆清議無已時使　國家終受其禍臣之所大恐也爰自議論多而紛爭起姦人巧于害正者往往以流言中人難以枚舉總之日新月盛道聽神粧巧黠新奇駭愕之說令好事者踴躍播傳謬稱輿論哄

騰之口令無心者不覺先入或顯托名流以傾正人之聽或組織貝錦以攜兩賢之交將欲深其禍乃陽譽其人之美以隱中之必欲蟄其人乃故假其人之筆而反射之陷人以所夙夜之大利令情迫厖全者不得不信嚇人以不旋踵之大害令智昏金注者不能不從蹊徑雖多要之言非其質文不付情察理易明平心自見乎若黍脉一書尤屬刺謬情辭不倫姦人挑激曉然此何難識乃主圖既非自造何不質其人以明心迹不然亦宜付之一笑胡愴惶狼狽奚怪金明時一疏不復引罪而

盡疑疏中所連及之人并重誣疏外絕不相蒙之
人當時辯疏中突有大姦大惡等語舉　國駭聞
遂致鬨及察典至今人心不平誰爲厲階諸所逮
及如劉國縉等南北具有公論臣不敢復贅即如
王紹徽臣同官同門也爲人清介坦直矢心報
主如近日紹徽同鄉御史張惟任揭中歷歷符臣所
覩一字不虛且紹徽與臣雅厚善每見其耻言人
過失澹泊名利于人絕無忮[illegible]而謂其害同鄉可
乎人或訝其視同鄉疎落臣乗間問之紹徽語曰
身爲珥筆之臣而頻厠足于同鄉需次大臣之門

不惟非所以自愛且非所以愛先達也臣深心服
其言而謂其畜害圖之心可乎奈何鑠金銷骨之
口適投如賢修怨之衷且因紹徽而并及絕不
蒙之湯賓尹盡納一阱抑何狠也夫不顧人之
來不察書之蹤跡一接飛矢快意彎弓是使風
草動盡屬疑城隻字片言輒羣毒焰致誤計事大
啓紛囂嗚呼流言之中人一至于此而好用流言
之禍不已極乎卽今兩京　大典告竣南北公論
已明主計者至公至平之本心原不爲累佐計者
調停斡旋之苦心人多見原諒察諸臣只須爲洪

安命眞品豈容埋沒當事諸臣量自爲 國惜才寧忍錮人終身此皆可以無言第流言一節則從來紛囂之本根而信用流言尤今日害政之大孽也今假書未明而用假書之人未去臣恐猊㡀傾正將揚其未發之波而改局鼓浪展轉自驚者將附其可噓之根而易地生枝如禮部主事丁元荐其人者猛護邪鋒橫抗公論敢肆胸臆詆誹言官且東林與察臣各不相蒙元荐必欲組而爲一既借東林以固權貴之援又借權貴以張東林之焰而已則中處而兩受其利爲東林權貴之功臣跡

其疏中詞氣敖慢放誕不經直藐視世皆聾瞽無所知且惕于其威勢而一無敢言者抑何狡且悍也獨不思天下之是非果一東林可以遂制也果爾則

皇上亦何用部院之推敲臺省之檢舉直須拱手聽

命耳此其紕繆矯誣不可以欺三尺童子者大幸姦謀非流言則其結禍不深目今流言貽禍業已至此而挾邪說者復力引爲重由是藉不根而夢囈其語何人不可汙蔑昧本心而變幻其辭何事不可顛倒如此則紛囂安有寧時而 國家受禍

將有不忍言矣伏乞
皇上軫念禍本之從來速杜方張之邪說罷斥元荐
至尊圖與蕭雲舉更不待言仍乞
勑諭大小諸臣今後並應流言慎勿聽信如假書等
項當投遞之時登執其人案問來歷依律治罪倘
後輩聞尤禁轉相傳布務使支蔓永消嫌怨盡釋
相與和衷供職以報
君父庶議論息而 國家自安也臣有概于中已非
一日即此疏屬稿亦且至再第念臣為賓尹門下
賓尹之品中外自有定論即不以臣一人之言為

重輕而險邪之人必藉口以臣爲黨于寅尹卽不
然且以爲佐鬬也故隱忍以待乃今南北議論昭
于日星臣亦何忍引嫌負 國弃自違其心若樹
黨棚局之說此傾險者借以箝人之口夫人卽至
愚孰肯舍已殉人甘以身試不測之淵哉此等機
局行道已洞晰肺肝無俟臣言亦安忍顧慮自保
而終爲默默也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辛亥六月二十日

湖廣巡按史記事爲邪人得勢益張謹直陳奸謀
以乞
聖斷以安
宗社事萬曆三十七年二月時御史鄭繼芳參原任
工科給事中王元翰貪總之二款一款言通暮夜
之金贓私七八十萬一款言其盜庫藏錢貲無數
被賊劫一層即得七十四錠令人賊並獲而元翰
不敢認後元翰罄身出都以明其無贓此屬已往
事但當時繼芳出疏原屬有意懼臣言三日拜不
次及見臣三次臣以大義責之繼芳惶恐無地求

職保全其語具備前疏中夫元翰與臣無舊而繼
芳則同取兵部相與數年後又同臺同道無日不
聚款曾天壇監禮又同榻連夜稱契厚矣故彼時
心嗔其非而情實難拂後旬日間劾元翰者章滿
公車臣恐天下萬世之公道澌滅盡也特出一持
平疏聊言元翰曾有功言路今攻奸之局未結不
宜自相矛盾並未一字斥繼芳之非也且云繼芳
京師人其言未必無據是職之爲　朝廷與爲朋
友者意亦婉而心亦苦矣乃繼芳澈潑欲死于臣
一疏再疏若與臣不共戴天之讐者而臣不理後

朋忻與史學遷再疏救元翰而繼芳又合力攻臣
臣亦不理後南臺省公疏單疏救元翰而繼芳又
攻臣一味誣罔無復人理是時臣不得已乃出一
平氣解紛疏謂繼芳言其貪臣言其功不必嫌怨
又勸繼芳撤稿見而還之大同亦未一字斥其非
也臣意止欲存微翰于世間故不願芳太分析耳
昨歲四月劉國縉等又為王基洪搆元翰突出一
奇着臣有急用人以培　國脉疏内言覆楚復楚
申伍不以殊行為讐避馬負荆廉藺竟以合力扶
魏而今之喜同惡異者又將何居原兩設並存以

希繼芳等自悟自解不意今歲察前繼芳又拾舊
事參臣其意與金明時應且謂南北參疏自臣倡
之臣歎曰是何重誣南北臣而輕視天下士也識
者自是揜鼻何足辨昨察後朱一桂又拾臣疏參
臣其意又與金明時同且謂部院臣而甘為小人
幟也識者自是燭照何足深辨方拜一疏聊言今
昔情形而邸報再至又見繼芳有直發邪謀疏其
大指為察典處其褊師卒徒故參太宰而句句不
丟乎臣臣不覺髮上指冠曰有是良心盡死如繼
芳也者夫當其三叩臣門搖尾乞憐時臣心竊鄙

之而猶謂其知慚也故寬之又寬忍之又忍至于
今乃恃邪黨日熾正人日孤而力催太宰必欲上
心于臣夫臣言既明臣去何難惟是繼芳張聯標
眼使人不知黑白之所由辨邪正之所由分則亂
國釀禍其罪可容誅哉臣今日不得不抉繼芳
之陰謀以告
君父矣夫陳治則一一為沈一貫鷹犬此
皇上所知也其黨邪害正難以枚舉亦
皇上所知也其密揭保舉李廷機尤
皇上所知也當保舉時臺省多人俱靡然相從獨元

翰胡忻汪若霖等四五人力持之則治則恨元翰與胡忻等入骨後借考選處若霖而史學遷糾之則又恨學遷入骨臣被　命以來力擊廷機一貫等諸奸又彙治則十年來奸狀列三十餘條請上方之劍治則又恨臣入骨此在　廷諸臣所共知也而繼芳爲治則門人原收之以備緩急之用者故所生秘謀已非一日臣猶記繼芳叅元翰疏末有曰元翰何人乃敢明目張膽其恨其明目張膽也可知矣故言貪墨不過借口而報復者乃其本謀惜譽不止一元翰故又借庇貪之名攻臣攻揚

併攻學還者無遺力無巳時也繼芳不記李光輝
之言乎一日繼芳求舊臺臣光輝止衆人勿再救
元翰光輝笑曰我安知誰救之而先止之也大端
嘿者不能使之言言者不能使之嘿如公果無守
何畏人言又曰人說公爲人報讐爲人翻案初猶
不敢信昨胡與史未嘗一字斥公公醜詆不巳若
又不肯爲元翰者人言得無然乎是時臣與工曹
徐嘉言同在坐聞之亦殊悚然不知繼芳愧汗流
幾許矣嗟嗟光輝亦繼芳座師也其言猶凜凜在
耳何不信光輝而獨信治則乎故繼芳參元翰臣

不曰爲貪而曰報讐如果爲貪乎則貪孰甚于治則哉其贓私臣曾臚列其狠狽以告

君父原疏見在

御前可檢可覽也嗟嗟元翰即貪猶有多功可准治則既貪更有積奸當誅如何舍奸黨一字不道令猶爲之用事恨忠直一刻不放即無干而猶爲之批根也試以忠與邪較參治則者共耶非耶參元翰者是耶非耶救元翰者是耶非耶參救元翰者是耶非耶夫暮夜之說人人可辨如劾元翰之賊既獲七十四錠鍰實升獲則揣賊必有衙門財銀

必有衙門料繼芳有所據焉

皇上一令　勑勘而元翰之貪否立見繼芳之貪否亦可立見矣何用潑賴爲哉嗟嗟當時論元翰者不下十餘人然或惑于流言或出于偶激或由于繼芳之哀請然中間君子自是君子小人自是小人此語臣于彼時即言之奈何衆人各付于無心各安于無事獨一繼芳呶呶不休哉更可恨者無言不借渠輩明做訪單以誣太宰後太宰得之公論而正渠輩始懼而私書明疏遠近吁應今叅孫尚書者見累累相繼而反謂職等欲叅太宰左道

惑人大言欺世繼芳可勝誅乎又可恨者無人不疑如新考選諸臣明時先參徐縉芳繼芳後參李炳恭今又添出徐良彥李邦華周啓元三人矣三人臣不知其屬何省但記咨訪時人稱其循良淸正獨繼芳以爲五鬼其意只恐數人日後參論故爲先發之計耳不思沛公之後再無沛公乎臣等惟恐無賢以同升渠輩惟恐有賢以異已嫉技妬能妬賢病國繼芳可勝誅哉又可恨者巧借行奸許副都爲察事與太宰相爭不過調停之意正慮繼芳等無賴起而贊爭耳其言太宰嫉惡太嚴可

見擬則嚴矣惡則惡矣此語甚有分曉豈不知繼
芳者哉即後疏其詞似遜而意實相成丁元荐論
其持議宜堅正是責備賢者之意前一桂援弘綱
以攻丕揚臣知弘綱必不受今繼芳且借弘綱以
攻丕揚弘綱能茹此穢哉當且聞之而嘔矣借劍
行刺援儒入墨繼芳可勝誅乎夫三年以來職原
不欲明指繼芳之奸而今日言之豈得已哉誠爲
其死黨生來良心昧盡世間公道既爲繼貫等鷹
犬之發縱而猶敢說謊于
君父之前撓亂　朝政眩惑

聖聽無人臣禮至此伏祈
皇上將繼芳與臣等前後諸疏一一
勑發部院從公會勘則是非明而議論定繼芳將安所逃罪哉然臣于士風人情猶有慨焉臣自丙申二月入京是時聞顧天埈之名儼然亦傾心納交人有言其陰陽兩端者職不聽及歸南作出翻天覆地之事而臣始信之是天埈爲一貫鼎用而人不知也湯賓尹與臣爲同年相與最久最深去歲自春徂夏臣爲病有久不晤客至五月終賓尹偶顧寓言邇來人多不諒浮議四起托臣在臺省中

探之辨之臣唯唯後聞之多人果有物議臣恃莫逆亦以實告誠望賓尹之省改之也不意臣行後賓尹日益很愎是賓尹又爲一貫輩用而人不知也至蕭雲舉者臣素聞之王侍郎稱不容口故景蔡有日去歲五月呂邦耀曾語臣曰蕭少宰非端人也將來定爲社稷憂聞有欲發之者臣以不日之景蔡告且力阻之昨喬允升有阻察典一疏臣初不知其所指而一桂疏云指雲舉則邦耀向者之言得無驗乎是雲舉又爲一貫輩用而人不知也臣思賓尹雲舉豈不知一貫而爲之用然或爲

一貫之私人主盟即所以爲一貫也言及于此臣惟有流涕耳更可異者秦楚相搆之說郭正域家徒壁立日與經史對猶然寒士耳何云搆秦秦人無不傾心正域企朝夕

賜環以慰蒼生之望何云搆楚正域爲一貫所恨曾陷以妖書郭秦人每抱公憤惟恐秦楚不敗終爲子孫憂故乃爲相搆之說欲徐收漁人之利而小人果藉爲口實矣奸邪反間愚天下于股掌之中真從古所僅見也至繼芳等與泒枝流實發有徒而遡委窮源總歸一貫及有一敗塗地者各讀其

行徑之差又或官箴操行有議者俱委之曰秦人不思訪緝數月單遺多日秦人豈得而私之夫指視莫辨獨知難欺倘閉閤一思又何必尤人之過也今天壞壞矣賓尹其宜省圖乎雲舉或意見之偶差耳如速撤藩籬以偕大道猶庶幾桑榆之收哉再祈

皇上嚴敕大小臣工以後勿徇私交勿枉公道行分門户者不嫌舍已以從人見浅異同者各宜捐忿以求理庶臣下不比周

主上不孤立而世道人心尚有賴乎此臣一念之朴

忠願諸臣不以携二疑也則保身名利　國家善孰大焉

辛亥六月二十四日

禮部主客司主事丁元薦爲衆口求勝不已再披

微誠以存公道事臣抵任以來兩疏別白邪正刑

科給事中彭惟成連章橫詆朱一桂等和之坐臣

附秦與以鉗臣之口臣于秦何附耶臣曩在山中

反覆邸報知湯賓尹決裂科場肆行賄賂喬應甲

王紹徽劉國縉合謀彈射傾害正人抹殺數十年

清議臣鬱積公憤無由一破邪說比入都見秦聚

奎首亂黑白阻撓計典臣一疏再疏猶然山中初

心爾祇爲　國是何知有秦諸臣自謂不附秦矣

而甲曰公清乙曰正直甲曰衡鑑乙曰純臣奏牘

紛紛須不容口 國士之感自揣何繇臣所不解也既謂東林與考察原不相蒙又云顧憲成等逆制察典一事自相矛盾臣所不解也君子小人各有定衡殺烈女賣進士者可為君子貪至數十萬殺人如草菅狂呼叱咤于 至尊之前者皆可為眞君子噫何君子多且易也葢惟成所攻之銓部為毛一贊林學曾則所救之銓部宜為玉三善文立縉所攻之詞林為方從哲陶望齡則所救之詞林宜為顧天埈湯賓尹如是而曰臣顛倒是非臣所不解也夫比肩事

均王臣爾臺省而欲庇其座師則座師欲庇其同門則同門曾不曰巧附輒曰狂逞塞通國之公論必盡歸依臺省所謂臺省者又必盡聽約束于惟成等數人亡論天下人不服臺省中亦未必人人心服也嗟乎是非天下之是非也臺省之重以人不以權以理不以勢以正不以衆看詳章奏矣天下又有議看詳者叅駁章奏矣天下又有議叅駁者乙巳之察錢夢臯張似渠亦挾郭正域以撼溫純楊時喬謂其借楚事處人也而倡調停之說者云溫純楊時喬宜並去楊應文姚文蔚陳治則康

丕揚等佐之嚚然自以爲公論由今觀之公乎私乎卽臣以四月中書忤權被察家食十餘年諸臣尚以臣不赴部再遷爲捷徑獨不能爲其黨需忍旦夕待公論之定歟軍政之

旨久候不下舉朝遑遑王之禎求一攺正不可得惟成豈欲爲之禎作偁故倡此說與賓尹門人捏臣私嚴長安喧傳巳久山人狎客聚族而謀其所臚列臣止此乎金王章係憲訪御史金忠士見在招卷可據臣父葬地買祭酒馮夢禎者也見墓木拱久矣若乃爲湖廣逐巨寇爲蔣侍郎義賻

賜瑩撫孤第也而云鴆叔耆叔也而云奪產宗族鄉閭之口能盡反乎臣初學旣係賢守何至爲人慫乎嗟嗟知貢舉之號簿三法司之成案巡靑之印冊職方之底簿功司之揭帖一一欲銷滅付之莫須有乃借影嚮虛詞加臣哉諸臣自顧平生豈能盡可人聽臣若猴以相訐類賈豎爭口語兒女子勃谿臣不屑也諸臣又謂臣賣友臣未嘗借于王立手書以媚權勢有何負心不能歸見江東父老至張養正之劾沈孚先指爲臣族則南臺省自劾臣者又誰族歟臣初出山愛臣者囑臣靜默謂可

立需華要臣傲然守其故我以十五年孤踪甘爲
射的語有之獨退反成怨臣之謂矣臣一身不足
惜所關　國紀士風甚大臣更不憚再三之瀆仰
干　廷議惟
陛下檢發前後諸疏凡有關討典者盡
勅在廷諸臣從公虛勘臣即長往丘壑不恨臣無任
隕越虔懇之至
辛亥六月二十五日

吏科給事中梅之煥爲時事敝壞已極人情貿貿不休直陳省賞未議以洗惡習以圖實効事竊見節年以來合南北諸臣職業寄之空言心力敝于時局說者類云救時急務以省繁費爲第一義臣以爲徒曰省之決不可得而省也請畧陳其所當省與其所以省之之法可乎蓋聞彌邪指佞固所以成廓清之功而解紛息爭亦所以養和平之福先是諸臣僇力同心除君之惡如鷹鸇之逐鳥雀即間有矯枉過直而名義甚正何可省也今王錫爵死矣沈一貫德矣顧天埈斥矣李三才去矣郎

鄉評推重之李騰芳亦波及矣無論溺而又溺之死灰拾而又拾之餘唾剩襲爪牙可厭可恥令人欲唾欲嘔卽以幾番攻伐之餘若不善息恐病去而元氣亦從之將殺人者不在病而反在攻病之藥矣故今日之事止可解毒決不可又添毒止可彌釁決不可又啓釁止可結前日之案決不可又開後日之端且世界之所以再不得寧貼者過不在言也而在言外之枝節每個題目一出輒趨走如騖或依傍而言或假托而言或非其心之所欲迫于時尚而言或明知事之不然借作陷穽而言

就今人言今事尚且牽纏不了其骨已朽之張居正亦復有頻頻播入者何爲哉使當今之世有綜覈名實振肅紀綱操身名以狥　國如居正其人者不知今日譸詆之徒敢如此全不事事一味饒舌乎獨其奪情一節爲世大僇要之罪自罪功自功祇今不死之人　心豈無憑而吊之者猶詢于時套而不敢言耳夫　心所欲言而不敢言者正所謂公論也豈必逐嚮哉是以其言苟當不必多也苟其未當多益悖也人惟不以當不當爲公而止以多不多爲公此繁嚣之所以日甚也嗟夫　國步

多艱空言何補眼底時事是何景象豈無足煩憂慮足費拮据者何不見于爭論時局之餘偶一款款籌及之也豈　朝廷設官之意與人臣衛　國之忠固只在彼不在此乎同舟遇風曾莫共救而反羣譟于中流敝屋遭雨既不相葺而又私鬭于同室自相厮壞不足惜而耽閣一切則真可惜也竊意年來舌敝唇燥亦既勞苦可暫休矣臣之所謂當省者此也然揆路虛懸等夢卜于一免在野章奏高閣付　國是于東郭混吹即欲省之不得也李廷機不去則擾擾之根正伏蕭王不放則與

未數日突有同邑無賴陳光燮倡言職非鄭姓揑
成遺腹抱養等語攙出病婦傅播聳聽始則
不曉所從置之不問既得家書乃知職之族人與
同縣陳姓以積忿相搆陳恃世族横加職族歷年
强壓以職初起家遂計嫁禍職一人造出一段奇
誘陳能三轉授陳光燮以飛中職而亡命混徒喜
爲奇貨蜂聚羣擁需索飲食横肆粧誣傳奇者使
以爲莫須有矣時國縉政按中城巳廉得其種種
無賴職亦即具狀告明拘審之日國縉置此犯與
婦兩處訊其生年鞫其來歷語語轉换不合至是

理屈詞窮奸詐盡露但叩頭曰某實不知族人寄
書來知之國籍又念愚民被唆不即重懲止杖遣
遞回籍婦人以年老免究案可覆也職所為無影
之謗如是巳矣是時論者無弗痛快而職尚以無
端負此為憾顧坐之為罪耶夫論人必核其眞言
事當晰其理就據陳氏所揑枝節陳氏亦難自解
而元薦偏能解之耶職父擧職方二十餘齡世豈
有二十齡之身遽憂乏嗣至乞人之子以自育者
豈有明知嗣非巳出肯壯年不娶以自斬其後者
職家四壁又聚族而居一動一靜誰不知之豈有

同之說亦長即欲省之不得也銓司非掌記之役代大臣答書者何心儀曹豈封駁之官與言路爭馳者何故若不守明職掌各無越畔即欲省之不得也無爲而言者類直戳而易了有爲而言者必粘帶而多岐若不的確從 朝廷起念的確緣公正發憤即欲省之不得也吠聲者莫折衷而佐鬬益無以止爆薪之沸占風者難砥柱而任耳又適以生支亂之階若不慮瀾變態靜鎮羣紛即欲省之不得也事勢亢極者必反加人已甚者不祥年來事故多端强半過情所激即如尺書一青之誤

詎足掩生平大節之瑜而牽擠到今豈猶未足夫四岳未聞連坐于堯朝韓億不忍錮人于聖世眼前一步蹊若不稍稍放寬將何人不可株連何事不成罪案即欲省之不得也此其大畧也若夫

皇上漫不省視　廟廓全無主持徒悠悠泛泛聽時政之多闕任人情之日非此尤緊之媒而罪之囮也絕媒去囮所不修厥職敢復喧嘩咆哮唐突于

君父之前者以大不敬論庶幾省之之法乎惟

聖明裁察施行

辛亥六月廿六日

禮部主客司主事丁元薦爲乞
恩致仕以全初志事臣叨中萬曆十四年進士養病
丁憂延至二十一年十二月授中書舍人二十七
年 大計以浮躁聽降三十八年四月起補廣東
按察司知事隨陞今職至今年三月二十四日到
任因主事秦聚奎疏撓亂察典臣懼 國是涵淆
于四月二十一日冒昧直言南北臺省逮章排詆
臣又不揆時勢兩具疏申辨伏念臣迂癖寡合少
無宦情戇口招尤老堅傲骨荷
陛下不次之擢豈微臣獨往之秋拜

命幾一載始入長安就列未三月輒滋頻瀆矢孤悰而謇謇彌時忌以斷斷寧與爭勝于目前但存公案于異日初心不爽分義自安臣之當去一也三公不易介士之風可師一蹴可追先民之程具在與其違心九列不若直道三斥臣之當去二也出山者方為當路側目而臣適前驅繒弋益波及于薖軸巖棲者方以時局戒心而臣先覆轍考槃更永矢于嘯歌臣之不可不去者三也昔先臣莊杲以久廢　召用偃蹇即晉數月引疾以歸臣何人斯妄希杲萬一然世方兢進若不及類逐什一之

趨市而

陛下多愼重刓印弗予若弄小兒以陷飴苟借臣以比冥飛之鴻臣亦妄自托以免弋人之慕是

陛下所以曲成臣者　恩逾渥而臣所以自全者道更善伏乞

勑下吏部准臣致仕臣即没齒丘園狗馬之報世世弗諼已臣無任隕越懇之至

辛亥六月二十六日

工科給事中馬從龍一本檢臣罪狀已明議論分馳示決乞明白折衷以定人心以杜後患事臣聞小人之禍莫大于附君子尤莫大於借君子之聲勢以自助苗中之莠猶可言也木中之蠹不可言也亦在君子之自悟而已悟則不動聲色而人情貼服不悟則搶攘紛紜日引月長而國家受其敝今歲京察在例升謫籍中者王紹徽喬應甲劉國縉等人情惜之禮部主事丁元薦獨哆口攘臂具聞其肺肝已見諸臣彈疏中先是吏部尚書孫丕揚有疏摘參與聞察事科道曹于汴湯兆京各申

前疏丕揚誠心體國中外所知共事者皆一時之選也試取元薦疏質之若舜喬互答然然其所以言之意豈可同日語哉黜幽大典紀法欲嚴怨府難居羣情易鬨親履其事痛癢自知不得不爭之急辯之疾也然處分則不可謂不誤矣王劉喬三臣持論每謂東林中有不肖者不可一槩稱賢元薦恐此等議論漸明不便於巳歆恨於中久矣借事勃發一舉而東南西北連衡邪正黑白混淆奇貨可居有過於此者乎臣故曰附君子之禍大也今南北交章指摘甚嚴元薦猶呶呶不休當事者

不於此時明白參破彼必曰某賢者與吾同志也其言者皆害正者也簧術願牙熒惑衆聽其用君子也若形影之相附其眩眞似也若水乳之難分醞釀愈久腊毒愈深排擊愈力部黨愈繁其究能使君子兩相傷而俱盡然後拔茅同類惟所欲爲則社稷之憂不小臣故曰借君子之聲勢以自助其禍尤大也臣以爲邪正低昂當于持衡之勢審之邪正糾纏當于紐結之處解之部院當事諸臣稱物之權而解結之鑴也不可以弗悟也是故不耻微倶必請大同非眞欲反汗易局大駭視聽以

啓僥倖之漸也亦曰平人情而巳非奸黨而坐之
奸黨非贓汙而坐之贓汙人誰肯服士之愛名行
甚於愛官職一洗雪之俾隨地可以自効片言轉
移怨讟自息此人情之當平者一也二三年來爭
王元翰爭李三才局凡幾變營壘重重三臣者適
其關鍵一被挫折猜度橫生無救前車將貽後
鑒此人情之當平者二也沈一貫之黨人所耻談
今云救二臣者皆其餘孽文非身與之爲市也播
弄風影而蠢蠢者陷入其中朝紳之愚亦至是乎
此等羅織昔日爲新奇今日爲芻狗元爲者猶守

爲陰符祕藏以餽汗時輿彥誰其甘受此人情之當平者三也王圖史記惠等羣情久棄展布良猷並其亡一不過爲燕璞留之曷足爲秦璧傷類敗羣莽秦人之利徒資元薦等椰閭之資耳眞金隨礫出之無損於珍奇蔦蘿附松芝之益表於勁挺此人情之當平者四也金明時之品無關秦聚奎因事釣奇者耳惟愈祁之故人愈揚之秦黨二字所包者廣可不深思罷二三人之必不可救者乃所以爲秦人也倘亦毒蛇螫手壯士斷腕將乎旁引波及凡幾指名韓敬徐良彥若等多人悉與蕩滌繼

觀其後日立朝事業何如以光明正大之途消隱伏反仄之變因敗爲功所全者累此人情之所當平者五也人情可與因任難與方爭君子代小人受攻擊以遊見疑於天下出士類之所以懊惜而奸人鼓掌稱快者也且沈思孝昔日阿內閣張位媚內監張明傾陷正人矢口無忌楊東明首劾之郎首被禍奸險媢嫉若當大任必壞天下元蔵重加獎飾至欲挈而升以大夠使士大夫之不肖者以爲歸乎今日勢在秦則佯附君子以結秦歡一旦眾鄉倦遊叩誰家之關以乞憐又何難以一矢

何加遺乎故王圖等非附丕揚也託受知於君子之名以行其私也元薦非附秦也阿附君子之小人則以爲君子假道託宿皆不我疑以振其跋扈飛揚之氣也彼王紹徽喬應甲劉國縉等卽孟主角耳褊心善詈耳懊忮不能容物耳抗直磊落不厝瑕疵於元薦等孰巧孰拙孰險孰平此邪正之定衡也邪正之分嚴於天塹今日之勢畧相首尾一用之秦而目前之局亂再用之附秦而數年以前之局亂詩曰君子如止亂庶遄已人有爲諂媚之鬼所中者飲食視聽無若也惟喜怒微失常然

非祓祝所能除者有人按劒而叱之則霍然解矣臣故曰在君子之自悟而已至於元薦扶挾浮說以道學氣節自負關係近日朝野一大機局臣請明之無錫家食諸臣倡道東林當此利欲薰心之時如扇暍人以冷風誠救世淑人之先務臣未能知學然聞之名教禮法者士君子持身之律令也故潔身必潔秉心素嚴視利欲如鴆毒慕道義若饑渴龍門標的者趨附之階也必慎其初月旦氷衡者毀譽之萌也必防其漸自晦自修臨深履薄而人尊敬之所居君子享其利小人化其德風移

俗易而人不知其憂世也經濟事事謀求其自重也朝政一不掛口其教人也有誘掖無推轂其樂育也有合志無黨同諸臣中有由此者雖舉世非之臣曰君子矣其反此者雖舉世譽之臣必曰小人矣愚夫愚婦有口聲音笑貌難欺元薦自反於二者何居學豈有物爲可操之以蹊徼狀淩入哉昔陸九淵講喻義一章聞之者至爲泣下未嘗謂深中學者隱微沉痼之病元薦其念之否若氣節二字昔人有言忠義之變爲氣節氣節之流爲客氣蓋防之矣若丁此呂沈鈇輩眞氣節乎眞客氣

乎眞有氣而無節乎眞氣節俱喪而貪婪縱恣以自絕於名教乎及潰敗麋爛身陷刑辟止以曾疏劾某人之故能使當世賢豪爲之竭力援引以不失氣節之名天下之鴟張狼戾嗜利無恥之徒何苦而不裂名毀檢以從之哉昔鄒浩與田畫以氣節相激厲浩直諫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願君弗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元薦自謂忤權胷中着此礙留之物似於學問未數數然也此事係世道人心甚大夫清議之失當以清議政之不得已從事白簡畧一剖白臣曷

敢謂知言所可必者無一毫傷善之心耳或亦無
錫講學諸臣所不棄也總之責賢責賢使君子不
爲小人所乘乃今日急務臣款款之愚伏乞
聖明裁察臣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辛亥六月二十八日

工部屯田司主事鄭祖法為天倫關係匪細人言
撫拾無端謹據實直剖仰祈
乾斷以杜訛傳以維世道事職一介草茅遭遇 明
盛由萬曆三十八年三甲進士除授今職授職之
後方日夜矢志捐糜圖報
聖恩于萬分一而未能也忽于是月十一日接邸報
見禮部主事丁元薦疏論時事因及舊中城御史
劉國縉內有受鄭姓私囑殺人生母以滅口一語
職讀一過業付不解比聞有窮其跡而不得者僉
謂其事指職夫職固當受此無影之謗矣丁元薦

欲甚國籍之罪無般不發耳語之訛藏名暗指似
無足怪者但天性何親滅倫何事垢誣何語而能
安然受之無説以處于此玆敢以職生身被誣及
國籍鞫審顛末一一爲
皇上陳之願
聖明垂聽焉職浙江紹興府上虞人父冕母丁氏生
職年甫十三兄妹相繼夭殁職母復見背時職父
纔三十餘歲念職伶仃誓不再娶甞鰥居至今歷
十餘年如一日艮自苦也庚戌年同職計偕中式
在邸將及年餘曾無異議忽念祖母劉氏南還去

舉子不收生不乳哺能掩其親里耳目于廿年一旦以無干相嚷爲其悉口所發者陳氏又豈有所棄之子育之他家自諸生以至通籍曾無片語道及乃因悉口所發而發之者尤異者此婦寡居在隆慶年間職出世在萬曆十八年二月十四日嗟乎誣明矣特元薦意在詆國縉而不察其實遂以私囑之名爲得罪之案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自有寸心難昧此何等事而以囑不囑論耶况國縉素錚錚者何可囑臣甫釋褐猶是一書生耳何敢囑都城四方襍居往往無賴之徒見縉紳初發搆端

造影謂生自某氏令人疑惑窮究無根乃始招伏
歷歷可數如職吏出無端又何待嚼人非梟獍誰
不自爲所親職父見在也乃肯自甘不孝以其骨
肉至親猶人之口頰而不一嚼雪有是理否又何
事嚼信心信理就假託真俱可無辨祇慮世多疑
鬼人鼓風力欲快其私則風傳指爲實事欲加之
罪則生殺佐其談鋒此而可誣何不可誣此而可
假何不可假傷風敗俗莫此爲甚此職愚所爲冒
萬死而不敢不一鳴之
君父者也抑愚猶有說焉此等事曾經巡城御史問明

以為浮言一息盡息而捕風[illegible]者又轉眼借為論端
則訛傳終不得白職心終天不自安伏乞
勅下部院查議轉行本省撫按將陳氏始禍積棍陳
能三等并職族與搆者嚴究造謗根因如律懲治
庶心跡斯明刁風知警而所裨于世道非淺鮮矣
辛亥六月廿九日